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京口掌故叢編

陶駿保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京口管

故業與

長洲朱孔彰署檢

陶氏梨本
戊申十月丹徒

欽定四庫提要存目吏部傳記類

己酉避亂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胡舜申撰建炎己酉金兵攻平江宣撫周望出
走舜申之兄舜陟時爲參謀舉家避難舜申次爲
此錄其言頗詆韓世忠末復載世忠攜妓一事似
有宿憾之言未必實錄此書與乙巳泗州錄王明
清玉照新志皆全載其文蓋卽後人於明清書內
抄出別行也



--	--	--	--	--	--	--	--	--	--

己
 丑
 避
 錄
 檢

長洲朱孔彰署檢

陶氏琴本
戊申十月丹徒

京口掌故叢編目錄

丹徒陶駿保輯本

初集

已酉避亂錄

宋 胡舜申撰

京口債城錄

國朝法芝瑞撰

出圍城記

國朝楊 榮撰

鎮城竹枝詞

國朝無名氏撰

草間日記

國朝朱士雲撰

從軍紀事

國朝卞乃詭撰

已酉避亂錄

宋績溪胡舜申撰

建炎己酉先兄待制諱舜陟字汝明帥建康充自遣將來奪取經制司
充不相能充時領兵駐建康充自遣將來奪取經制司
錢物待制聞於朝充往往亦知而後奏朝廷知二公不
合十月移待制兩浙宣司參謀時周望自樞府出爲宣
撫望老繆本由八行舉與論軍事率不合先有旨令堅
守平江所措置初無可守之計待制有奇謀皆不用虜
人自廣德繇安吉往錢塘渡江破明越北還假道平江
所措置初無守禦者皆知必敗矣待制謂望本司金帛

既盡爲虜人所得曷若爲攜往崑山而北庶可存也望
既遣金帛來吾家始以船附魯珏輜重中艤平江齊門
翌日到崑山依李閻羅貴

羅貴一本
作崔貴

泊於梅里尋移許

浦未幾虜兵犯平江望走青龍平江城不戰而破諸將
如郭仲威輩先虜未至已劫略城中幾無遺望嘗不快
於韓世忠是時世忠兵盛權重駐鎮江聞望竄遣將董
旻邀虜之旻至許浦以爲望在適吾家老小在彼旻來
見待制遂邀以行始旻將至兵稍遙望皆以爲虜舟率
棄船而走吾家船亦留江口命使臣溫宏等守之老小
係道弟舜舉姪仔徑走吳興唯子侍家君朝散同待制

及令人等茫無所之地漫去而已夜宿野人家旻遣使
臣來追堅欲吾家還船予謂若虜人則不可從若世忠
軍則中國兵且此投戈散地之時往其軍中亦自有所
託何爲不可待制以爲然因舉家從以還時已行二三
十里連夜從其使臣以還偶天晴及曉纔到船皆無恙
一簪不失旻乃率待制入其軍於鎮江蓋旻之意虜望
不及且取參謀以塞其責而旻欲虜望未已也始船未
行旻軍陣船到於江唯吾家一船在許浦港口未出江
旻乃率吾家船入其軍趨水而下往青龍必欲得望及
至青龍江口聞望已還軍而西旻遂泝江而上之鎮江

吾家船同行及至鎮江待制欲見世忠旻遮之不使見未幾遣一船來換意欲取吾船中之米其所謂金帛者未至梅里望已追回矣以諸將不欲令金帛離軍去殆有謀焉有言於望故也得所換之船吾家移過自留少米餘皆與之本有百餘石所換之船通川船也亦能行江海有篷帆二物亦足用小泊於焦山雜於韓軍雜物船中既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但日游戲於焦山而已時虜已破鎮江日見虜騎馳逐於江岸坐見其焚甘露寺但留雙鎮塔世忠以江船鑿沈於閘口拒虜人之出虜船實不可出以閘口

沈船縱橫也世忠軍皆海船陣於江中中軍船最大處於中餘四軍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觀輜重船皆列於山後予日登焦山頂觀之山前但其作院等船耳工人爲兵器於寺前又有鎮江見任官及寺中之船皆泊於寺前太守李汝爲亦在焉汝爲亦韓軍中人世忠命爲太守者也三月十七日晚東北風作至夜益甚江中飄水皆成冰子嘗夜獨宿船中守行李時吾家復有一小船同泊以行李載不盡故也是晚予上船遣人提空籠相隨欲入船搬移衣物又移錢百千入大船已昏黑風大船蕩不可臥梢工姓朱通州人夜將半叫問朱梢船如

何朱曰風大甚夜益深但聞朱梢焚香於神前有禱祈
護衛者復問朱云如何朱曰風大了不得也問吾小船
安在曰不見久矣隨風以去也是日晝予觀大船之碇
索其外似已舊爛其中一截斬新予嘗語朱此船藉此
索爲命何不倒索而用之卷其舊者於裏出其新者於
外庶可恃以牢乎朱曰此當然予曰明日潮來水滿可
令近岸倒其索朱許之至是風作之甚又思其索舊且
朽愈不遑安是時虜兵在南岸碇索若斷必隨北風至
彼當碎身與船於虜手矣船爲風震不得睡思之惶恐
無限及曉幸吾船無恙但不能舉頭以惡心故也朱梢

尋以面湯來亦不能用及伸首船外視焦山之前唯吾
一船而已餘皆不知所在遙視趙都監者步履於山上
如神仙中人點心時待制以予在船中遣小舟來因得
登焦山之岸其去死亡一髮耳予尋躋山頂望世忠軍
極目江中無一船之存輜重在山後者亦略不見其一
又一二日山前之船稍集先是世忠旣塞閘口之河虜
人乃別開一河出江焦山初不知之至是早食時有虜
船兩隻出在江但望見其船上黑且光耳必是其人衣
鐵甲也此閒船皆起碇以走是日世忠家私忌予入方
丈見諸方爲佛事未幾諸僧皆在船中蓋凡在山之人

皆已登舟府官之屬亦然予家亦皆登舟隨例起碇以下至垂山風適順乃令朱梢張帆順流而下韓軍望見吾家船去有呼住者予令勿應時船中有韓軍二卒亦令船住復勿聽二卒蓋世忠軍令守吾家者也行稍遠始語二卒待吾家至蘇湖卻以金帛遣汝回否則無好到汝也二卒顧勢不可住乃俛首從之船過圖山風正順夜過江陰曉抵福山不知其幾里福山別得船又正北風作抵常熟過平江至平望入平江城市竝無一屋存者但見人家宅後林木而已菜園中閒有屋亦止半間許河岸倒屍則無數出城河中更無水可飲以水皆

浮屍至吳江止存屋三間其下橫屍無數垂虹亭橫橋皆已無止於亭下取得少水堪飲自吳江而南浮屍益多有橋皆已斷其處屍最多後問之云虜騎推人過皆死於水時燕子已來無屋可巢吾船用帆乃銜泥作巢於帆緣岸皆爲窠圈云虜人緣岸泊故也所殺牛頻頻有之其骨與頭足並存但並無角必虜人取以去陳思恭所擊虜船沈陷者尙有數隻於第四橋之南思恭周望軍統制官也待制嘗語望云樞密必欲守平江莫若移軍吳江據太湖天險吾輩以中軍扼其前使諸將以小舟自太湖旁擊之可必勝望不主其議但令召諸將

議之及諸將畢集望命待制語方略諸將不從蓋諸將如郭仲威輩皆賊魁喜亂志在爲賊而已思恭兵最少居下聞此謀躍而前曰待制之言甚善思恭願爲先鋒自餘不從竟已及虜過吳江思恭不白望自以兵出太湖橫擊其尾乃中原係虜之民聞兵至皆爲內應縱火焚舟幾獲四太子者思恭雖勝望怒其不白然竟與遷官所沈虜舟凡半年許尙在河中吾冢船至平望方欲首西以行東風又發又一帆至吳興時望軍已駐吳興矣凡曲折得風自垂山至吳興真天以相吾家也老幼皆安然而歸始見弟姪已抵吳興旬日待制乃遣使臣

以書與信寄謝世忠董旻輩因送二卒往仍取行李告
敕之寄軍中者既取以歸聞世忠舟師敗於虜人始虜
在鎮江不可出江卽陸往建康嘗聚吾宋士大夫令籌
所以破世忠軍皆云海船如遇風不可當船大而止且
使風可四面卒難制如風使舟耳卒難搖動虜然之選
舟載兵舟橈七八乘天曉風未動急搖近世忠軍以火
箭射之船人救火不暇又無風船不可動遂大敗陷前
軍十數舟自餘得遁蓋世忠初知虜人往建康亦泝江
以舟師與對壘時議者固已非之曰兵法勿迎於水內
半濟而擊之利今乃迎之於水內安有利也初予在焦

山見世忠陳兵江中而鎮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動下
視吾軍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諸將來稟議絡繹不絕皆
用小舟明知大者爲世忠自餘五軍船歷歷可數吾嘗
自念吾軍中事虜人莫不目見耳聞而虜人賊中事吾
軍略不知之亦可慮矣終抵於敗何智術之疏耶於是
虜人安然渡江北歸然世忠進官加恩猶自若也不數
月待制守錢塘世忠入覲時車駕駐會稽待制所待世
忠良厚世忠大喜卻恨前此失於一見且詈董旻爲之
障旻來謁亦有慙色聞世忠將入錢塘界謂旻曰胡待
制今卻相見如何旻無語但愧汗而已世忠所攜杭妓

呂小小卽時以去初小小以有罪繫於獄其家欲脫之
投世忠世忠偶赴待制飯因勸酒啟曰某有小事告待
制若從所請飲巨觥待制請言之卽以此妓爲懇待制
爲破械世忠欣躍連飲數觥會散攜妓以歸妓後易姓
茅

已酉避亂錄終

已酉避亂錄校勘記

已酉避亂錄 胡培翬曰湖州府志作建炎避難錄疑難字義長但各本多作亂今從之

充自遣將來 遣沈刻玉照新志本作遣鮑廷博從元人錄本改作遣胡本同

移待制兩浙宣司參謀 沈刻本同鮑無校胡本司上有撫字

與論軍事率不合 沈刻本率作卒鮑據元人錄本改率字胡刻本亦作率

虜人自廣德繇安吉往錢塘 此從元人錄本沈刻本

無人字繇作由往作抵胡本作金人自廣德由安吉

往錢塘

艤平江齊門 元人錄本胡刻本同沈刻本作船由平

江齊門

翌日 沈刻本同鮑無校胡刻本翌作翼

羅貴 羅貴一本
作崔賞

注從胡本沈刻本作崔賞鮑從元人

錄本改作羅貴

董旻 此從沈刻本胡本作董閔下皆同

兵稍遙望 沈刻本作兵稍遲元人錄本作兵稍遙望

胡刻本同

同待制及令人等 沈刻本同鮑無校胡刻本少一及字

往其軍中亦自有所託 此從元人錄本胡本同沈刻本無軍字自字

時已行二三十里 沈刻本作三二十里此從元人錄本

及曉纜到 胡刻本纜作才

旻軍船到於江 此從沈刻本鮑無校胡刻本到作列
旻遂沂江而上之鎮江 此從元人錄本胡本同沈刻

本沂作逆

遺一船來換 沈刻本遺作造元人錄本作遣

有言於望故也 沈刻本少一望字鮑無校

自留少米餘皆與之 沈刻本無少字餘作余鮑從元
人錄本增改胡刻本同

通川船也 此從元人錄本沈刻本川作行胡刻本作
州按後有梢工通州人則作州者是也

但留雙鐵塔 此從元人錄本沈本無鐵字胡本有
中軍船最大 最字沈本作長鮑校從吳方山本改最
胡本亦作最

山前但其作院等船耳 沈刻本其作見鮑校先據元

人錄本改其字後又據吳方山本復存見字擬此當作但見其作院等船耳後有但見其船上黑且光耳亦以但見其三字連文胡刻作山前但見作院等船耳無其字此無見字文皆未完

工人爲兵器於寺前 元人錄本如是胡本同沈刻本
工作二

皆泊於寺前 沈刻本無泊字鮑無校此從胡刻本

三月十七日晚 沈刻本無日字鮑據元人錄本補胡本亦有日字

遣人提空籠相隨 沈刻本提作捉元人錄本作提胡

刻同

又移錢百千入大船 此從胡本沈刻移作攜百千作

千百鮑從吳方山本改百千

風大船蕩不可臥 蕩沈作薄鮑從元人錄本改蕩胡

本同

稍工姓朱 沈刻稍工作稍子元人錄本子作工胡本

亦作工

叫問朱梢船如何 沈刻叫作叩鮑從元人錄本改叫

字胡本同

夜益深 沈刻益作甚鮑從元人錄本改作益胡本同

但聞朱梢焚香於神前 沈刻無焚香二字鮑從元人錄本增胡本同

有禱祈護衛者 沈刻祈作於鮑從吳方山本改祈胡本同

愈不遑安 沈刻愈作逾鮑據元人錄本改愈胡本同
是時虜兵在南岸 沈刻無虜字鮑據元人錄本增胡本同

及伸首船外視 沈刻本無及字首作眉鮑據元人錄本增改胡本同

焦山之前 沈刻本焦山上多一以字鮑據元人錄本

刪胡本亦有以字

餘皆不知所在 沈刻本餘作余鮑據元人錄本改餘

胡本同

予尋躋山頂 沈刻本躋作登鮑據元人錄本改躋胡

本同

至是早食時 沈刻本無是字食作飯鮑據元人錄本

補改胡本同

有虜船兩隻出在江 沈刻本兩作二鮑據元人錄本

改兩胡本同

蓋凡在山之人 沈刻本如是鮑無校胡本無蓋字

二卒蓋世忠軍令守吾家者也 沈刻本如是鮑無校

胡本無軍字

行稍遠 沈刻本作稍行遠鮑據元人錄本乙轉胡本

同

卻以金帛遣汝回 沈刻本無卻字鮑據元人錄本增

胡本同

福山別得船 沈刻本別作則鮑據元人錄本改別胡

本同

至平望 沈刻本少至平二字鮑據元人錄本增胡本

同

但見人家宅後林木而已 沈刻本無宅字鮑據元人

錄本補胡本同

止於亭下取得少水堪飲 沈刻本取上有能字鮑據

元人錄本刪胡本亦無能字

自吳江而南 沈刻本無而字鮑據元人錄本增胡本

同

浮屍益多 沈刻本浮上多有字胡本同鮑據元人錄

本刪

時燕子已來 沈刻本同鮑無校胡本來下有岸字

乃銜泥作巢於帆 沈刻本無於帆二字鮑據元人錄

本補此二字胡本亦有之

云虜人緣岸泊故也 沈刻本無泊字鮑據元人錄本

補胡本同

必虜人取以去 沈刻本無必字鮑據元人錄本補胡

本同

陳思恭所擊虜船沈陷者 沈刻本擊作係鮑據元人

錄本改擊字胡本同

吾輩以中軍扼其前 沈刻本輩作軍鮑據元人錄本

改輩字胡本同扼沈作振鮑無校此從胡本

及諸將畢集 沈刻本將作軍鮑據元人錄本改將字

胡本同

諸將如郭仲威輩 沈刻本無下五字鮑據元人錄本

補胡本同

皆賊魁喜亂 沈刻本作魁賊鮑據元人錄本乙轉胡

本同

思恭不白望 沈刻本白作稟鮑據元人錄本改白字

胡本同

乃中原係虜之民 沈刻本同鮑無校胡本乃作及

幾獲四太子者 沈刻本獲作虜鮑據元人錄本改胡

本亦作獲

然竟與遷官 沈刻本作然竟不還官鮑據元人錄本

改胡本同

又一帆至吳興 沈無又字元人錄本有胡本同

始見弟姪 姪沈刻本作妹吳方山本作姝惟胡本作

姪

以書與信 與沈刻本作爲鮑據元人錄本改與胡本

同

仍取行李告勅之寄軍中者 胡刻本寄下有於字沈

刻本無鮑亦無校

不可出江 沈刻本江作故此從元人錄本胡本同

嘗聚吾宋士大夫 沈刻本無嘗字鮑據元人錄本補

胡刻本同

令籌所以破世忠軍 沈刻本無軍字鮑據元人錄本

補胡本亦有之

船人救火不暇 沈刻本如此鮑本無校胡刻本船人

作一各字

自餘五軍船 五沈刻本作匝元人錄本作五胡刻本

同

時車駕駐會稽待制所 沈刻本無待制二字鮑本無

校胡本有之

且晉董昱爲之障 晉沈刻本作篤鮑據元人錄本改
晉字胡本同

亦有慚色 沈刻本無亦字鮑據元人錄本補胡本同
卽時以去 元人錄本如是沈刻本作卽以附志胡本
同案卽時以去時疑作持卽以附志志疑作之

以有罪繫於獄 沈刻本無以字鮑據元人錄本補胡
本同

投世忠 沈刻本無投字鮑據元人錄本補胡本同
世忠偶赴待制飯 沈刻本無世忠字鮑據元人錄本
補胡本同飯字鮑本無校胡本作飲

某有小事告待制 告下沈多訴字鮑據元人錄本刪
胡本亦無

飲巨觥 飲上脫一當字沈胡二本皆有之

已酉避亂錄校勘記終

右已酉避亂錄一卷宋胡舜申撰攷玉照新志云胡偉元新安人也攜其父舜申所述乙巳泗州錄已酉避亂錄二書相似敘俶擾時事文雖不工頗得其實今列於後今考其文卽右錄也而書錄解題通志通考宋史藝文志均未著錄提要存目疑後人於明清書內鈔出別行是也明勞氏湖州府志有舜申是書稱建炎避難錄是明時此錄當有刊本 國朝道光間胡培鞏輯舜陟文爲胡少師總集附是錄於後係據振綺堂汪氏鈔本余以撰京口兵事通紀先鈔得一本近從事江南圖書館見玉照新志舊鈔本係影明繡水沈士龍德先字先

同校勘者鮑廷博以元人錄本校之復從秦西岩本校
前二卷吳方山本校後三卷是錄沈刻在卷第四
元人錄本在卷第三乃得
悉其異同爰取校胡刻寫爲定本陶璞卿觀察謂此錄
有關鄉故遂刻入京口掌故叢編余又爲覆校最錄其
異文別爲校勘記附於後云光緒戊申季冬之月丹徒

橫山鄉人記

京口價
城錄

長洲朱孔彰署檢

戊申十月丹徒
陶氏琴本

京口僨城錄前序

曠夷之亂由海入江知吾郡爲南北要地以二時攻而陷之淫掠之慘自廣州定海而外未之有也予居閉城中七日親受剝膚之災城破出走目擊死者斷首焚肢生者形銷淚盡不勝悲憤欲畧記其終始爲奸諛身後之誅客進曰鎮郡夙號堅城新修樓櫓海都統以三千屯旅經營二年不能一日庇民乃倉皇閉城罔恤飢卒反有欲屠百姓之說賁軍失地生死無踪而郡中一二紳士受賂具呈飾辭盡節子豈欲大聲其罪雪千萬人之怨乎予曰不然自江浙受禍以來賊至官逃舟臨兵

潰或以貴帥而奉承恐後或以宿將而畏蒞先奔或以重臣而一敗塗地至江南制軍由上海退回竟似導之先路且聞諭嘆夷所過不必驚懼惟力勸富民以銀米犒師此熊文燦恐壞撫局之故智耳乃虞海公執滯不與一議和事海亦不知當事之謀以爲城外有參贊提督大兵我但閉門而已嗟乎海苟自省庸愚早爲訪度當不至此然使其突梯滑稽與要人比合則吾郡亦降城耳平心論之海尙近日之矯矯者也客曰子言誠允哉然則今日之禍皆吾鄉積惡稔侈自取凶災而於守土者無與乎予曰不然海上之變三年於茲矣久則得

失見謀算多乃興師數萬日費不貲而戰船造炮製器
火攻竟同兒戲卽海公蒞任時亦由圖山至鵝鼻嘴察
看地形夫事未成而策之則易已至而籌之則難夷舟
入江言火攻者無慮數十輩直至六月初始聞搜糧船
數隻載柴發火任所往夷初覩亦驚恐徐審其行止笑
以長篙撥之卽順流而去使下有援兵反自焚矣更奇
者鐵鑊之計一失於晉再失於輔公祐又失於宋卽國
初鄭犯京口亦以不聽守府羅公掎角惟惑於鑊江之
說致敗而近日下至鵝鼻上至博望山主事大員胥畫
此策他備則無萬分之一敵至愚者祇闔戶坐守日事

苟有失非我之罪也吾不知海都統二年以來所勘何地所練何兵圖山營何以無一卒何不與縣令早計軍食乃日爭瑕隙夷船蔽江何不與士卒共鞍馬尙安輿以逍遙夷人登岸城外猶強一接刃何不自信其夾攻之說夷方乘城何不親守要害何先趨南城眾潰莫禦使萬民肝腦食烏鳶骨肉割楚越由此言之海不死則罪重邱山死亦其所自取其罪不在死與不死又奚暇以倉猝閉城論耶嗟乎海猶近日之矯矯者也鄭氏以己亥犯京口距今一百八十餘年矣萬民受我

朝累世恩淪肌浹髓非圖家初定時也成功梟雄大將

甘輝劉國軒輩智勇雜出其志在據城割地非區區貪利之賈也久踞海口熟悉江路江陰以上沙嶼未繁不似今之難徑達也不似暎夷惟泊廣東從未窺伺崇明以上也乃昔日已失京口梁化龍崇明守將耳全謝山集爲總鎮梁化鳳此如後漢伍瓊不知爲別名爲別有人也待考猶以五百兵西救故鄭氏自江甯敗同卽竄去今狼山鎮水師數千夷舟將至急北走百餘里息甲如臯且自江陰而上所屯重兵無慮數萬持節專闔者多有能名竟無人爲要地一日之計不發勁卒不求善謀俾旣克鎮郡卽赴江甯要挾却持流毒無盡此豈復能以昔之事例今所爲哉總而計之

不得其人雖良法美意皆屬妄談得人之說近日有官
守言責者又祇隨聲空論海疆之事殆有數耶予故記
鎮郡始末而廣州甯波上海所以敗者可知詳予避難
與陷城中始末而數省百姓之哀痛慘迫可知卽一見
萬初非以予受剝膚之災而私有憾於海都統也客退
而誌所與言

道光二十三年春三月隱園居士序

債城始末錄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倭夷犯鎮江時京口副都統爲海

凌兵備道周頊鎮江府祥麟丹徒縣錢燕桂參府某守

備某先是二十年庚子廣東有事官紳合議修城捐銀

數萬兩以是秋興工至次年春告竣二十一年辛丑春

夏積陰新修城崩 四月圖山頽下壓壞民屋百餘間

焦山大石崩墜損僧舍十餘間 北固山南樹石潰

震覆寶晉書院樓牆壓死山長徐玉立海都統請預

支半歲錢米給營卒卒頗感之又

奏請添兵

交牛制軍議以無庸駁覆又率左右翼由焦山而下循
行地勢數日始回然一無措置 前兵道但明倫到任
亦自焦山至江陰踏勘在大港延請

予告都司趙

某

於圖山圖練鄉勇築室道謀迄無成效

京口自郡守趙善湘教浮水軍至今水藝名天下爲火
攻計非此不可雖間有言者初未嘗一招致講求也未
幾但陞兩淮運使去 是冬大雪二尺餘爲數十年所
僅見雪久灰滯或云有黑雪焉 冬數月中城門常於
辰巳時啟或未暮卽閉人心始皇皇然 二十二年正
月城外喧傳有白氣一道俗名白龍困城主破軍殺將

然予方卧病固未見也 是月子得三氣痺症晝夜呼
痛目不映者數日至四月終始稍定時暎夷已破乍
浦至江省矣外間訛言朝夕數變移居者日多予惟得
一戚友來視疾方可畧詢問五月初長次二女以欲遷
他處來告予手不能舉足不能履聞之悲咽然思吾郡
數十年來積孽不少或竟罹惡劫奈何且要地必攻攻
或能守必久圍圍城既久奇惡萬狀史傳所載不忍卒
讀遷入內地求爲良民亦善念也遂許之

十一日力疾起坐適長子遣舟自甯來接予扶婢至窗
下閱其信多惻愴語因念我輩無救世之權無守土之

賁自以避地爲正而長女張次女趙來辭行固請其母
請兄所其母亦許之泣送兩女去此後合家終日淚盈
睚眦矣

十二日遣邀予姊夫何次深暨其弟表朴子表弟何劍
卿來臥室告以二十日往安徽省並囑諸君宜暫避時次
深至戚某爲上海都司前月以海警送眷屬還鎮本月
端午忽寄信來迎云已平安可住何君以此疑上海之
破爲僞噫吾不知其一彼一此果何意豈有尺寸兵柄
者皆盲於心耶

十六日西門外土匪煽惑一呼千百爲羣適道姓搬運

箱籠誤以爲胡姓也擁入隔牆門內肆行搶掠頃刻一
空府縣聞之無往彈壓者迨胡姓哭訴始遣擒治羽黨
數人又不重懲故初八日官法猶在奸民皆已肆劫實
斯有以啟之也噫

是時官皆惡民遷徙論役查阻故不辨是非概以爲
搖動人心禍所應得有河快見婦女相續行卽曰汝
惑眾當鎖押一窮婦携衣包出亡遭其措勒傾囊與
之至行乞於道嗟乎嘆夷在望鄙夫尙不知訛詐爲
劫搶之先驅乎尤怪者道府縣家眷皆早徙卽本地
土豪與官往來者得其喻指十五移去乃惟柙無確

實聞見之民投虎狼咀嚼是誠何心凡百君子仰而思之非予言過激也 徙居一事強遂者每以爲不然願欲徙者何畏淫毒也畏淫毒之人若何必良民也良民非萬不得已孰肯棄其居室生產遠其墳墓親族流轉溝壑哉古者忠義激發民願與同死智勇足庇不召而至者數萬家故有跪拜求入城者有兵敗而民襁負以隨者彼何以奮此何以逃不自愧恥乃集怨於困窮不知困窮皆差役所得威脇也威之則強者愈逃弱者先斃矣而時以爲能

後唐洛陽聞北軍敗居人

出城逃竄門者請禁之雍王曰國家多難不能爲民主又禁其求生可乎不若聽之事定自返乃出令任

所便眾心差安史詩云其識度異乎庸常

錢令固庸陋尙無大惡乃不

知任民自然寬縱差役故先則受都統竒屈後亦膺

朝廷顯罰所謂千夫所指身死而民不憐也乃復

有尤而效之者

宋朱忠靖簡宜興寇至常州居民求避地公爲具舟給食全活甚眾

十九日聞民船泊河涯巡役卽收纜取舵有張某納錢

五萬始克解維予因屬大船先赴丹徒鎮守候

二十日強早起周視堂室淒其欲淚戚友來送益黯然

早飯後挈眷二人雇小舟抵閘口虎役十餘厲聲叱止

子上岸與錢一千二百始放行

此輩無故常以嚇詐破人家況少假之權乎有

心者念之而舟已馳去急呼輿由河涯追赴一路大風沁入

肌骨子體未復在輿數欲墜晚始達大船

近某作錢令禁人避難詩有晨夕張虞羅豐倉無翰
音持竿逐鷹鷂萬雀爭叢林云云此莊語之也聞江
甯某憲示諭多怪論民詠之大官恃和議賊至無憂
疑內寵挾貲避怵民使從夷夷性重貨賄遠客思牝
雞民婦無姿容盡室惟糠粃汝家既多金艷色尤居
奇能令敵情悅安知名義虧但汝須早計謀畫毋紛
歧某帥感夷恩方思獻女妻彼人更嬌貨先往汝噬
臍嬉笑怒罵雅與事稱此條應入予所著聞見紀實
而潤城民婦畏夷淫掠避尤
亟感錢令禁人逃
難詩故載於此

二十一日至金沙仲女寓此偕次子往視女兒予至悲甚聞母嫂在河干欲一見遂先余行余隨返則舟中母女姑嫂已涕泣如雨蓋是時海氛甚惡未知能再面否舟子促開予力勸女去女痛哭登岸嗟乎誰無骨肉觀此鞠凶能不致怨於林則徐林之下能不致恨於裕謙乎此外不足計也論載聞見紀實西行十餘里誤觸鄰舟舟人喧鬪幾至傾覆迨鬪定是日不能行矣此豈章惇所爲哉聊述前賢語少解妻媼之忿

二十二日開船至畢家橋遇戚何友雲匆匆數語余憶杜詩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不同歸不禁感切惟

囑其奉母至溧陽鄉而已時大水瀰漫一望無際而葭
菼出水高下參差近水居民以竹枝插水中示舟路天
色向暮去南渡尙數十里四無人跡殊有戒心急引舟
覓一村居泊定已昏黑矣村祇十數家門庭修潔人貌
古朴問之爲孫姓

二十三日至南渡大鎮見果菜豐蔚林木疏映日午煙
清蟬聲斷續幾忘吾潤之烽埃漲溢萬眾奔馳已是晚
抵東壩遇嚴宅內眷同泊舟擬次日過壩

二十四日大雨中河漫壩而下若建瓴水勢陡漲舟振
蕩不止急命舟子移泊百步外人言數十年所未見前

明記嘉靖庚申辛酉間大浸稽天決下壩而下勢欲懷
襄當非虛語 東壩原於五壩明時改築上下二壩堅
固高大內液鐵外砌巨石後高涓與蘇常爭東壩啟閉
各數千百言大約閉則高涓受其害啟則蘇常受其害
害少利多以閉爲是前人謂受水地宜薄賦固善然高
涓十年七被災非蠲貸無以救民今惟量減緩征胥吏
之需索甚於徵租之擾也又旁支疏洩之處有逆上宛
曲復下通浙省者宜亟講求予上岸問銀林鄧步之名
無知者惟固城黃池一在湖口一去壩百里予循壩側
支河行數十步見有損壞石閘千百塊丈餘大石縱橫

水中水行石上響如雷霆此古制也今官長竟無訪考
修葺者噫有司率納民於陷阱而不自知乃欲責以爲
民興利予過矣

二十五日晴送家累過壩時已與嚴眷同舟而予妻因
與仲女一見卽別念其有恙未愈絮聒不已余亦憂之
因議回金沙看視且至潤詢問親友檢點先世書籍遂
命次子送眷到甯約其儘六月初十過金沙同返固不
料夷來之疾也其果鬼耶

廣東呼夷
爲鬼子

抑有俚爲之役耶

二十六日子携一僕一婢返棹數里值長子舟彼因聞
家鄉危甚親來接到家知已行急同舟趕覓子促其至

甯安置家屬且語以予必六月到甯無慮遂東西各行時吾郡爲客者夢寐驚恐或棄業馳歸盛暑如焚狂奔道路牧民者苟有人心當爲慨然

二十七日過南渡

二十八日過畢家橋綠萍上隄高樹拒日居者熙熙問以鎮郡事茫然不知

二十九日至金沙予表舅氏何子玕丈先租某姓宅尙未來因携僕婢暫寓欲俟次子至始同返郡城也

六月一日往視仲女疾已痊見予至喜甚是日午後日食忽晝晦街市驚語幸少刻卽霽近所未覩也

初二日在金沙

初三日仲女來寓談竟日彼病雖愈然念母思姊鬱結莫解予再三寬譬並許以常至此地始畧歡然予未自知流落何所亦漫爲是語耳

初四日在金沙早飯後雨東南風大作心竊憂之

初五日早次壻來告以所寓偏仄欲夫婦還里予急止之曰鎮江見鄰羅刹何可去汝寓難住可送女至我處再定行止壻諾予盥食畢卽往問則壻與女已從其叔母歸矣不勝駭異遂定次日回鎮

初六日買舟行天大晴而東南風不止舟行曲折或逆

或順晚泊丹陽舟子又與鄰舟口角喧鬧終夜

初七日大早開船風勢甚急皆打頭風也午後至新豐鎮一路逢京口船悉移家者詢之所答各異憶友人韓友玕寓丹徒鎮順舟訪之友玕見予色然駭坐甫定蹙然嘆曰市言成虎此地居人半散吾兒子昨入城期其同卽往安省君去何遽返予語之故且質以夷船所在又嘆曰十日前有入江之說近聞制軍提督皆在鎮餘無耗予辭之行薄暮抵城遠望女牆低亞立幟如舊惟水際小舟數十叢集可疑岸上有仲女家德泰酒坊詰問信果急卽不入城坊中人云前日頗驚今畧定公壻

女皆在城內城左有制軍告諭盍視之予趨讀其示有
昨楊舍營都司葉某報鵝鼻嘴聚夷船若干隻遣弁往
視毫無影響見將葉交臬司一面嚴參治罪云云係初
五日示予以地勢度之無驩至理甚喜遂入城遇何次
深江佩如皆云訛言太多欲暫徙到家見人多皇促次
壻至云恐閉城予曰汝勿遽歸予以女故亦急歸幸夷
尙未到明日汝等移住酒坊可也時已向晚因友人張
子春屬金沙求寓遣使告之又親至子珩舅氏家則已
於昨日行舟同泊丹陽相覓而不相值殆予之危兆耶
仲女適在彼處因囑其明早往城外予又至姊妹家胥

戚然無一語復同居宅詢子來舟已有人雇去舟價五
倍於前矣 是晚閉城後西門外有夷船到圖山信居
人張火執炬挈資挾襍鳥逐麕走兒啼女哭徹夜不絕
余以昨夜未眠故安睡罔覺

語云戰戰慄慄又云莫躓於山而躓於埳子廿年前

卽憂夷禍

語載紀實

今歲非卧疾必早出亡旣亡矣以毛

裏之愛復一歸旣歸矣何妨信宿河干招與俱去若
姊妹若仲女皆非勢未得行必俟子親迫而後行者
乃以一夕之期自陷死地易有之見機而作不俟終
日子固未終日也嗟乎予之失在不忍以欺民之心

待大吏又思存先世手澤且未忘松菊耳夫決也剛
決柔也不玩易辭雖命盡其能無悔 前數日有大
舟三四隻自焦山上踪跡頗異執問之以江北販魚
對一二人作浙音餘若不能言者迫之過江反揚帆
東下各官知之皆不審究庸劣昏瞶尙何論哉 郡
民紛傳制憲受夷匪金導之入江予疑其言太甚然
彼退至鎮江卽命道府延請富戶勸捐十二萬金迎
犒夷師初六日午後稍有成局遽謂奇謀可恃鼓樂
升礮竟返江甯使此策果行鎮城以獻金免矣揚州
已獻金知免矣儀徵復獻金又免矣不知夷至江甯

可仍爲此伎倆乎卽爲之夷必不東返抑任再之安
省俾金寶充物舟不能載當烏倦知還乎或謂不寇
江省不能挾

廟堂早定和議此叛臣所爲

傳聞伊相國使來謂夷必破城然不戮民嗚呼

此豈晉李延機之罪哉

明聖在上若輩無此膽亦無此才予反

覆思之迄不知彼人是何肺腸予所以重爲今日憂

者此也

兵敗逃遁不足怪此則前所希有小人變幻誠日新哉春秋小國賂大國之師亦未聞過

一邑必有賂也此敵中土之謀耳

先聖臨河曾子不入墨翟同車子產不宿古人先幾之識如此

一年以來圖山營再以寇至告徹夜點兵合城震懼

比獲則盡客舟也民始虛實無所徵

初八日早予未起友人盧詞波韓在軒呼而入曰城此刻未啟城中洶洶奈何予曰彼啟閉無常久矣仍當開二子去予起稍檢點先籍畢卽覓一人至仲女處催速來候城又覓一人至各親友處問出外所之之地未既有告者曰城啟矣時從姊鄭在予宅年老視聽懵然念孀媳幼孫在揚州哭不止予又覓一僕一僕婦扶送城外彼親妹家且慰之曰弟少刻卽來毋痛時南城守門者爲大營佐領某勢張甚使甲環門左右凡出城不准携衣飾婦女轎至數丈外卽叱下夾之以鈹婦皆俯首傾踣而出兵見少艾輒以刃爲戲或緣驚嚇致病而死

軍政可知矣西門少寬東北尤寬則主者仁虐不同其實四門外皆未有賊也姊行後予又急覓健步寄信止次子蓋恐其來鎮尋予致兩誤也雇一夫需錢數千必先給後行寒士倉猝不能具予連雇五六人惟許以日後倍償幸無一人作難者予閉所居屋携前僕婢行始出門有走而呼者曰搶錢鋪矣及巷口又有呼而走至者曰搶米行矣南門外米鋪接幾二里人行如蟻聞橋下米厚數寸足跡躡踐惜哉予急趨城口適下閘自開至閉一時耳悵望而返途遇鄰人梅姓泣於道左詢之對曰某扶母攜妹妻至城闔男女蹈藉踣閘片刻母妹

妻先出倉皇擁擠門猝閉城外人聲鼎沸伶仃三婦女
無一男子將何歸吾送母於死不如先死復泣于慰之
曰逃難數十萬人漫山遍野相失者多必聚處且夷船
未至明日城開往訪當無慮梅去予至先所問諸親友
家則或欲在家而閉於城外或欲出城而陷於城內或
暫送內眷出欲仍回措資而一出不可返幸仲女暨姊
妹皆得出予子然一身縱未知後境姑寬目前晚回宅
宿是夜城內外號哭之聲不絕

初九日聞夷船未至再往南門候開自巷達街男女叢
睡蓋市店關歇居人半去工匠僕隸及鄉村偶來貨物

猝陷城中者無所之相率於路旁過夜子友吳繼之家
去城數十步因坐其門見曾任知縣戴子安爲原任四
川總督羨門之姪偕其妻來就詢動靜則總督夫人曾
封一品年近九十昨亦以步行由利刃下顛蹶赴城外矣
其餘持病羸扶老弱受此驚恐莫必生死者比比皆是
某人至子女不相顧憶舊詩有路逢饑婦人抱子棄草
間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不勝太息適吳君出見子
力延入而予髫年友楊羨門盡室在焉相對慨然楊君
曰子與君四十餘年知己不幸同陷此當生死相從子
曰子子身耳易行君家累十餘口非啟門半日不能去

奈何目吳君曰門左有輿何爲者曰趙某在此余曰彼常與當事遊曷往問因偕楊君視之方隱几卧矍然起予曰君欲出城乎曰然曰君慮城終不開乎曰然楊君曰城中糧不足支半月而城外人誤入城中者不下萬餘以口計之日須百餘石糧天氣炎熱饑餓悲傷不十日疫作矣此時夷船未來曷與當事謀放此輩早出如憂奸細不准一人闖入可耳吾聞利人者終利己君能援手實大功德吾輩固邀君惠君亦不受此驚恐矣趙君爽然曰然乎哉但都統執謬須李某同往始可予曰事宜速遲恐有變趙卽呼輿行予與楊君在吳宅候信

午刻趙送一帖來云同李見府尊已允轉求都統但未

知何時啟何門予執帖躊躇趙

季眉

昆仲子友弟也亦

在吳宅旁睨曰若何予曰吾郡自來鮮鄉黨誼某家在
西或暫開西門則予等不及赴矣二子奮然曰卽往西
門候之予曰予步澁二君曷先楊君以人多不能去予
辭之行至草巷口念李君同見府尊可就問李見予唏
噓言曰豈意忽遭此劫予以趙帖質之曰誠然吾已遣
人至西門探視矣予喜欲暫坐側有客李某子故知也
謂予曰君足蹇恐匆促誤事曷先於城口俟之子爽然
曰然乎哉惶遽行未至西門市中謹語曰西門開矣竭

力馳赴汗下如藩及門門適閉自開至閉半時耳趙某與季眉昆仲皆得去隨去者千餘人惟李君家亦失期予復回宅宿

初十日聞夷船仍未至西門有開信再携僕婢行至則

門已啟難民比櫛立兩旁白刃如麻不可進皆云湖北

提督劉永孝

進城與都統議事問其貌則亦乘睡輿見

者不甚了了也

將軍提鎮雖世爵不准乘轎國有明條承平日久無不違例者但干戈之際

猶如是乎

少頃出門復閉旂弁以鎗刃逐民皆竄哭適知府

祥公過呼慰之曰汝眾毋暴露城一二日即開俾汝復

謀生計此時有家者且返無家者投熟識處棲息毋暴

露民嗷然散且有感泣者嗟乎一言慈良恩同肉骨民何負於官哉予命僕婢先回時難民各去市無一人赤日當空千家閉戶境慘甚聞楊君移住柳祠往訪之因與論守城事意文武皆庸劣無可爲謀祠旁有土山忽婦女羣諫其上曰某處有烽火予急別楊君行則沿路高阜皆有人予亦登眺見銀台以西我兵橫里許參錯不齊大約皆瞭望意忽東北江影中有煙起如槽坊煮酒狀然自東迤西知者曰此火輪船至矣予遂返宅數夜以來城上每放空鎗或呼叫緩急無定魂夢不安此夜三更以上忽寂無聲傳聞提督語都統須靜以待之

其信語耶下半夜又喧嚷不已子家近城聞呼云持火來持火來疑不能卧夜有大礮如轟雷一二卽止蓋夷船信礮也城外搶擄不絕提督擒爲首同民梟示南橋近城始畧定刑亂國用重典亦仁人不得已之心典十一日清晨出詢夜間事云營口獲奸細卽往看全似吃丐面目癢結腿足皴黑橫仆街左已肢體分裂矣又聞遣兵出城捉餘黨子前往友人張吉人宅其昆仲皆在門側相見慰藉甚因日過聽消息是日值百夫長某過畧識之告子曰都統聞城中食少願出者許繼下子念吳君弟與營弁狎試與圖之張宅距吳宅半里途中

遇持火器者不可勝計市店皆閉惟窮迫攤物賣者尙存一二有營中小兒挾刃過取與惟意見子忽嬉笑授以末子趨避繞道至吳宅其弟以家眷在外亦欲去同至城上告以情皆允諾子卽求下城弁曰此都統意不必隱匿明早吾親繩汝等可無好宄之疑吳昆弟以爲然子不得已亦還途中語友曰不得出矣曰何故曰事機成敗常在頃刻子誤陷城中兩次可出皆適值門閉機之失也甚矣今又如此彼雖好言實逆機也嗚呼爲無望也夫抵家婢方病熱狂語問之僕則由西門回途遇游兵以刃挑其衣掖走始免嚇幾不能言矣晚坐園

中無挈瓶者念骨月天各一方知我陷此不知如何悲感也 辰刻都統遣兵至城外捉獲活佛庵僧人秋帆等城中亦拏數十人皆下獄 聞參贊大臣齊慎兵亦扎西城外 未刻又到火輪船數隻或先西行

十二日早至吳宅則其昆弟已不願去矣而城弁以不識予不肯踐諾徘徊吳子門首有傳呼者曰都統大人臨南城察之仍乘小輿多人簇擁或曰倦或曰便於走也傳聞焦山下有夷登岸爲兵擊敗傷數人都統卽舉得勝旗收兵其信然耶惟鎮城大港紳士暨營弁率官兵鄉勇在鬪山礮台下夷至官紳令兵勇禦之皆曰爾

食精鑿我輩食粗糲剋我給賞乃使我乎官紳先奔兵
盡潰最確此等人亦同軍任合城之福也乃事定後紳
某生員某尙爭議敘異矣哉已刻都統大張告諭予往
讀其示曰夷闖入江雖開礮擊退尙游奕北岸彼長在
水戰俟其登岸城外參贊提督合兵擊本都統出城夾
攻必大勝海時夷船纜到十餘隻每歇船必一升礮雖
響震山谷而皆空礮無戰鬪聲登樓覘夷桅胥停南岸
無一移動豈城中人皆塞耳蔽目乎治兵治民莫重於
信光景至此猶爲大言以欺小民無智愚皆決其氣候
不佳矣時猶有謂其能靖民者此與禁遷徙之說同唐世謂逸民不好勞民魏徵力破之以其論之似

是而非也子愧言之無文不能解世惑耳

午後殺十三人於內校場秋帆僧

爲首僧素肥脂膏滿地餘亦瀝血盈溝未知有誣抑否

先是錢令以審營中案與海齟齬比城閉遂謂令爲漢

奸首初六日令以公事出城卽不許入殺十三人後遣

兵入其署署中已空執其賤者七人時令從周道憲於

軍需局聞齊劉兵皆饑求餉局果何需乎衛守備耿國

榮送銀數千兩至局中杳無人問道憲則同令住船上

船隱丁卯橋山凹間豈欲爲伏兵耶

時吳繼之捐米四百石謝某捐米八

百石皆在城外官亦無能籌用也

十三日喧傳夷船盡到登高西眠沿江帆檣林立皆蛛

網如峻塔守陴者望而畏之

大抵夷人未識虛實深淺必使火輪船爲導有阻則退無阻則藉火煙招集後船不僅爲行速也於其初到一二隻多或七八隻奮力一擊必遁矣聞其抵圖山時外委某親放一礮尙未及船頃刻退下十餘里溯洄數日始復上何三帥坐酌良謀必待其大兵齊集此如半渡不擊俟其全渡也然俟其全渡者猶或自信其勇今夷自東至法宜在焦象二山堵禦乃齊劉二帥先後屯兵銀山俾直入要地豈以高陽之處前死後生乎抑欲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乎其意不過

兵敗便走棄疾於民而都統反以爲然憑蚋皆以顧

盼附蠓蝶以遨遊三帥之勇實相同

堅壁亦兵家要策然必知彼所

以前不得闕與我可守之理若險易猶未喻尙能言堅壁乎去歲焦山伐樹斫竹爲設礮札兵計至此忽

棄若問

地怪哉

未刻夷目數人登北固山若好以暇者山在府署後里許署以城爲垣踞高岡巖疆隱隱望之卻步惟登此山則城內瞭如指掌去冬擬以青州兵屯其上都統於今春忽悉調入城不知其何見而然也噫

此時沿江隘阻賊雖已據尙不應於此從容四顧藐我藩籬何則署後與山寺平對林阜駢翳藏巨礮設

窺準發之寺中人物俱碎或曰寺有聖像不可嗟乎
此郡將亡矣神若有知助斃其首可以歆舊祀乃夷
目已登岸城內外三大帥兵五六千皆作壁上觀昔
鄭從此入後夷亦從此入難而不虞險而不恃焉用

彼肉食者耶

夷居山上三月
餘佛像皆毀棄

夷又以火輪船二隻塞瓜洲大小口彼烏合猶知兵意
不似吾長官如在雲霧中也飯後以銀易錢不可得畀
戚友亦不受糲米一升幾四十文過時卽無覓處予舊
識營中余君朗齋在城防守偕友往尋之不遇遇其弟
告曰兵饑甚以布襖中二餅示予予與友皆驚友曰閉

城六七日兵尙未交何遽至是至是而主三軍之政者不知所謂亂軍引勝已惆悵分道返

十四日聞東門昨日開有典鋪八人各納數十金皆獲出因趨東門探之則兵丁方以市肉相詈無能與言適過 關帝廟有人叩卜子亦致禱得籤首二句云二千豈敵八千程此事何能說與君後則勉人爲善語再問得出城否籤首亦勸善語末云此事須同老弟兄予不甚解趨趨行方過范公橋忽遇表弟何仲敷驚問曰兄何猶在此予詳告之且語以欲縋城未果仲敷曰兄能縋下則易矣弟友吳某與旂兵最洽昨其家人由下引

上夫自外入尙可況自內出乎予曰子何不去曰我不能予卽挽同候吳君未十步吳君覲面來仲敷笑曰何巧也以予意告之吳固豪俠士慨然承允予卽欲與偕吳曰時纔已刻某欲一過舍君坐永和館片刻某必至予喜謝之遂別何子行心念仲敷與予爲外弟兄年俱過五十籤詞有驗予至街口周視寂然忽見飛馬馳過背插紅旗街旁店中有人出語曰都統知府皆往南城此何意言未畢聞大礮沖天始如霆震終作噶喇聲不絕馬又數過如電人皆曰夷匪攻城奈何予疑駭不能俟吳君急趨南城至古通巷口見本府乘馬來面作

憤傲色後有兵呼曰請大老爺回此一語府尊不應徑

去或曰城已破

後傳祥公至縣學自縊學官救免

予進退無策忽見旗

人數百多老弱婦女蓬頭垢面號叫而來予駭甚知城破必矣急從旗人行時漢民亦來數百集城口城門爲黃土堵塞猝不得啟旗弁開城旁柵欄屬其黨奔避漢民隨入旗弁遽命以火器利刃向之曰汝民安得由此子急與眾奔回予自早至此未食不能成步忽遇舊木工芮某見予喟曰夷已入東門開公速從某去因掖子行由古通巷出至河下則敗兵潰將蜂擁蹶踏或以刀斫居民門思入避猶狂呼曰不開當拏戮俄見火箭蔽

空予急與芮渡河適過輿夫鮑某門見予喟曰此何時
公猶在街乎延予與芮入以茶飲之不啻玉液瓊漿也
予顧芮曰在此非計須去芮曰某無歸矣予曰送我至
家我舍汝遂行火箭如飛星或落地作花爆響予以蕉
扇蒙首復過范公橋見夷人列隊至急趨過夷初入城
見人輒擊橋口無一人予與芮皆得免幸也踉蹌至家
聞火鎗環擊聲颯駭電掣以爲破營也後乃知青州兵
在小校場猶與對放數十鎗互有傷損兵無以繼始逃
散初奉調青州兵四百助防京口青兵素強悍易爲騷
擾民畏甚住數月漸習轉安和性直可以清理服其始

驕張其後與旗營主客不和皆治兵者無律故也使以
守北固夷必不敢驟臨城卽破城後以之設伏巷中或
可救敗於萬一不然亦不徒死乃聽其自奮帥不與知
尙可自謂能守與

海公語

鎗聲定城上夷掌號奏樂時約

未刻自放礮攻城敗城外兵破城破旗營至此僅二時

耳

李敬業攻其叔思文於潤州骨月相殘猶久之而後陷此獨何哉

予視芮曰若之何

芮曰今日城破門必開適聞北門無兵不如走予念昔
人攻城旣破常於次日屠殺懼惶旣切不暇再思予居
在僻巷先從大門外窺見逃兵衣帽戈刃參錯滿地不
敢啟乃從後園門出未十步將轉忽聞鄰某從門隙低

呼曰夷鬼殺人不可前予茫然直視則二十步外一人
從馬上倒下濺血飛空俯首則十步內嚇然數死人卧
血泊駭極竄回復入後園門方掩鎗聲隨踵而至危甚
矣萬某亦踰垣入鄰家不能相顧予喘息未定忽憶
園門掩而未塞急趨塞之甫訖卽有以刀斫門者數斫
而止門外惟聞鬼語啞嘶間雜馬嘶聲少頃又聞羣喊
救命聲又聞婦人啼聲予意此必戕賊良民奸淫婦女
非節制之師事不可知迨晚聲寂而是晚月色皎潔照
園中如爛銀城上夷樂大作其聲哀怨繁促聽之淒感
予雖未受一命榮然祖宗沐浴膏澤已二百年此桑梓

地先世墳墓所在一旦忽淪於夷子豈能爲夷民乎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不覺泣下沾襟憤惻終夜

嗟乎觀吾郡之陷予重爲今日憂矣昔隋以百數十
萬眾再征高麗大帥如楊義臣等才畧蓋世戰將如
麥鐵杖沈光輩驍果絕倫乃赴水升高卒不得利來
護兒乘大勝之勢直造襄平高麗伏兵空寺護兒攻
入城以伏發僅免史載護兒入城縱兵淫掠故敗今夷入卽淫掠矣何也主
客之勢異也我朝德威廣普

天子仁厚實三代以來所罕見迥不可與隋例啖夷
在數萬里外其來率貪鄙屠商視朝鮮尤危賤而更

主客相反形計虛實判若天淵乃攻戰三年無不望風奔潰至鎮江素稱天險新修城兵無叛志民無異心亦頃刻而下宋武穆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近人云文官既愛錢又惜死武官既惜死又愛錢當事諸公其皆蹈此病耶卽間有自異者其悖謬或更甚耶何昔小國之臣猶不盡然耶禍其民以及其身亦可哀已

十五日寅刻至門外探聽見鄰人三五相聚低語或曰昨夷至陳宅以火鎗斃某某或曰至某所大淫掠或曰至某家索賄扶之以刃背倒不能起聞南門開曷去乎

有先走者予從之方至大街值逃犯十百皆髮長數寸
奇形怪狀鏢鈕未脫者十五六子強雜其中將至城有
驚者曰城上放箭眾亟還未數步又有人驚曰城上招
呼同視堞口皆紅白夷以手作招徠狀天色朦朧堞上
如夜又舔聯同行者如怪狼嗥搏爲之寒噤不已鄰不
敢顧仍入巷予亦從之抵家方黎明忽僕婦之兄至曰
五更夷開北門放難民曷速去時婢病甚不能起含淚
付寓我室者後亦無恙因語某某曰此刻出城生死未卜然
終以行爲是願者同走予前往甯曾邀從兄景華俱去
兄必不可斯時忽奮然曰吾與汝俱卽披短衣出子憶

老弟兄籤詞訝甚遂從兄攜僕復至大街見民居華整者率破壞門或傾或半啟人影闐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淒涼欲哭矣東過范公橋橋上下三尸僵卧下橋左行尸愈多河中浮尸亦累累一門石上遺書十數冊旁有鮮血漉石淋漓幾遍然無尸漸近北門始遇男女數百人從各巷出將近府學遙見夷人數十自學中來眾驚後聞夷坐大殿飲酒嬉戲聖主俱毀急右入七星街未數步兩旁卧尸連接皆以敗蓆覆之上微露首披髮散亂下露足弓鞋宛然或低語云此姦死與姦不遂死者古詩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予不忍視促行至城又訛言城上放箭從兄思之慘絕

欲少仁予曰至此不能已死生聽命耳先趨入月城則城上下夷鬼林立紅黑參錯夾道亦然皆橫刃努目全似地獄矣當路有三白夷面死白色如壞牆然長過予三之一作嬌嬉態一婦過其前夷突捉向城旁屋擲去屋內有夷接入屋扉半閉必掠屯婦女處也一婦年四十餘從旁行夷俯視遽挾提脇下婦首及其肩足及其腰猶強作掙挫然羊爲虎獲豈能倖脫其形宛如人執雞欲割時嗟嗟殺生之戒豈無謂哉人叢中忽有號呼阿母者哀愴之音肝摧腸裂則此婦之女也噫肉食者終歲飽民脂膏臨事則欺縮顛倒俾勞獨者楚酷至此

天卽報其子孫何足爲快予時鬱氣填湧恨不能手刃夷賊畏心轉泯從容由兩夷間出門開僅尺餘擁不得前聞門外如潮聲予思明獻賊誑人出城每出一人卽戮之將毋似此然至此不能已死生聽命耳久之始出則潮聲乃人走聲也其時月城某典夷已掠其銀盡又呼市中亡命恣取其餘近城不良之徒亦聞風蟻至此吾地復搶之始也過花山灣遇戚蔡某執手一痛蔡曰君何捷足吾候自寅至辰未晤一衣冠輩予謂君宜避蔡以母柩在室對予爲隕涕遂從山後至所攜僕家暫憩覺俯仰皆異飯後問路衝道已多劫掠予蹇甚覓輿

夫索百金不敢與言止倩僕之兄扶送丹徒去此十五里由僻境幾倍之予數息烈日中幸不再病殆五內稍寬耶途中多逃兵暨其婦女村人怨平日相凌於要路叱之卽迸散予曰彼素雖悍霸今已顯報畏強侮弱奚可未刻至鎮司官亦遁地保陸某約結禦土匪局頗整沿河行得一舊識船期至金沙償厚價幸允許與從兄登舟解纜真如天上坐矣晚抵丹陽則參贊提督已繞路至棄陸登舟倉猝需數百舟督兵大座船十餘號儀衛趨踰有振矜色似猶曰莫我若也時大憲某某聞鎮郡破飭於丹陽張公渡築壩約寬數尺長數丈以爲夷

不能越云

後聞猶有以此免罪微功者欺上誣下可爲髮指然草野不敢言其事矣

此效攔江策而奇謀怪畫又千萬倍之者也迂紳某庸士某尙謂備察奸細不知鎮郡一陷凶饑所及到處倒戈卽鹽梟土寇至壩若輩亦不敢抗無所爲奸細矣諸君之意殆懼彼儻來或稍一延緩可容逃遁乎乃築壩時支帑項十百于拆壩時又費十百千壩口派兵役十餘人逃難舟至索錢數百始許過壩雖皆微末不足計要可見若輩誤國殃民時愈危而事愈謗余所以重爲今日憂者此也

十六日至金沙城中雖有戒嚴意尙未悉郡城確信戰

守事以偵探的實爲第一要務近惟奉行虛文而已何能言兵 午刻至何子玕舅氏寓長幼皆執手泣下仲子亦在彼遂同往大壻居宅女因余閉城中焦苦不食見子至直前牽衣哭壻亦悲問所謂相對如夢寐也次日逃至壇邑者不斷甯岸長子處再遣人接而次壻欲在壇邑稍候信子遂於二十二日先偕從兄次子仲女次歲六月從兄卒於汴病時惟以同鄉爲念痛哉在行汴避兵者數家一年中病故者數人彌留之際無不涕泣言曰家去家去卽以此觀之哀動天地矣而吾鄉亦有受國恩者聞之竟不一動心何哉

禮士去國踰竟爲壇而哭子從此逝耶抑猶得展墓而入耶皆不可必已

八月初和議定予在外思家買舟歸十一日至鎮滿目
蒼涼行人稀少乃知夷人擄掠後土匪肆搶有在數百
里外聚黨數千人挾挺刃至潤搜括故尺布寸絲皆盡
其椽估姪資甥掘舅藏比比皆是屬離道絕人貌獸心
吾郡禍其猶未艾乎西城本極繁富忽荒若原野惟矮
紅牆數百堵矗立瓦礫滿地不可行月城內尤甚東北
稍完南則城樓猶在然人家未焚屋內悉堆破紙尺餘
門闌窗榻十九無存文房詩云處處蓬蒿遍歸人掩淚
看始知其語淺而感人深也時夷官移住北固山原任
文武官到不敢入城以文申夷官取進止夷許之始一

入焉

破城後郡民紛傳都統遁去營中逃奔則云自焚然

皆無實據忽有商紳顏

崇禮

郭湘

等十六人密具結

詳請卹典顏故通夷漢之使以賂免揚州者也然城

陷時十六人大半不在在亦不能知傳曰乃知之矣

又曰如所不知何請爲今日誦之

時傳顏亦不信海死因間語大憲某

大憲叱詈之顏惶懼遂爲此以解其噴郭則其姪某代書名

月二十二日文武官往拜夷目次日夷目答拜時各員

猶館南城外游民忽聞傳看夷將自南橋以下二里擠

塞如六月初避難時尤怪者婦女又巧妝豔飾倚門逼

視或升高而望無羞畏心無怨惡心至於此極吾不知所終矣

揚州鹽旗包張鄒等倡開收屍賑饑局於城西南以善念化冤毒之氣可謂仁矣子一日偶坐南局見來報二女屍在廟巷荒地叢草間一無右股一頭面俱損察其衣組紉周緻必少年婦女然無從考其姓氏居址矣所收屍有惟剩髑髏不辨男女者或以三四具合爲一棺子曰此如有節烈合斂之鬼神不安彼諸君有此善舉豈吝多數十棺局中人半富家門客不敢白子後以語某某大悔恨 凡避本地鄉間者中秋後卽相續入城

皆枯槁無人狀且無家不病疴一家中十不啻九年高者多死南城每日出數十棺 設局至十月收屍二千餘其能自收與不知所在者計必及萬哀哉民乎居民回城知家中爲某某所掠不勝其憤或鳴官指控大憲亦多委幹員辦理幹員率措置任意聽差役上下於是差役至被告家奪其贓物又至原告家訛詐殘灰遺瀋掃地無餘於是民復有悲恨致死者而差之富橫如舊焉 有小夷在市購食物或以刀割奪其項上銀索夷移文拘之則縣衙隸也

夷所攜物與自帶洋貨在大校場開市遺黎傾城往觀

多與徵逐或譁浪不已去破城才二月耳詩曰方茂爾
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擇如相譁矣書曰爾室不睦爾惟
和哉吾郡人於和字可謂明切然實笑柄也宋武帝戰
江岸京口
民荷擔而觀奇矣此又別出一奇嘉定屠城記點
者或撫其背相與嘲如舊識頗似此然其後慘甚矣

嘆夷之亂

上則宵旰憂勤下則死喪愁痛乃自公卿至丞尉無
不泄泄沓沓若無事者經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
體豈臣如手足獨可以無所與知耶且多難之秋人
才易著如明倭寇未久卽有胡譚俞戚輩名震天下
何此角敵三年未一聞稍可禦侮者幸

上知其故勉從夷請救民於水火之中詩云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孟子謂必俟國家閒暇之時今江南粗安士尚不求有用之學吏益爲無恥之行吾所以重爲今日憂者此也

此錄悉記予所歷之境疏漏瑣屑識者當笑之雖然傳有之凡有血氣者莫不知愛其類使大小官弁知民實吾同類今民皆怵惕狂走吾身苟迫切至此當若何民皆用竭資亡吾家苟窘乏至此當若何民皆親族分散悼痛不欲生設其爲吾骨肉當若何民婦女猝遭淫辱吾亦有母妻女媳掠去當若何夫一人

所歷誠幾幾之境願予以子身在城疑必死終日出
外行戈刃中驚心動魄之事見之備而質之信故悼
痛陳辭冀少動當世君子公恕之心勸勵講求俾有
如古蓋臣仁吏出耳苟謂所言蕪淺不足以感君子
則子知罪焉

此錄凡於事之涉吾郡者胥錄之惟五月二十日前
不能日記六月十六日後不復日記祇以有關得失
者類載而已其始爲序其末附論杞人有憂不自覺
其諳諳如八九十也曷曰憤不可謂破與潰也又憤
憤也草野之忠也至他省夷亂子不能詳惟卽其不

可誣者別爲子卯聞見紀實一卷庶同爲賢士大夫
先事之鑒云

京口僨城錄終

後論

智士見危於無形才將禦難於猝至而庸鄙之徒其於無事也則振振自雄其臨事也則蹙蹙靡措既憊然於成敗又安識夫重輕故卒以殃民及其躬且貽患於無窮嘆夷之陷京口也雖百姓受淫掠然於國家一郡耳兵燹既開日尋殺奪曷足異與然京口始陷西至楚北至淮皆震動驚恐若不終日蓋地爲南北要衝不陷京口不能至江甯不至江甯不能要挾以媾我媾之權不在彼大臣必不敢請立市於福州甯波上海諸地今已如呂文德之請置榷場夷皆入居肘腋日與奸民相交

易若後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悔復何及則海疆失計無若陷京口之甚矣且夫嘆夷之攻京口亦失計之甚者也師老糧艱多行死地堅城峙其前大兵集其後此皆犯兵家所忌自古用兵以伏勝者十之五以夾攻勝者十之七以橫擊勝者十之八圖山下至崇明六七百里洲島縈迴斯時重兵至常去江岸咫尺耳使於通州以上南北兩岸擇深港曲澗伏兵數處夷舟所至上流督健卒堵截下縱快船承其後聲礮相應夷必畏腹背受敵但使稍有動移卽驅港汊之兵前後馳出夾攻又左右橫擊之能如勦逆記言以數十小舟圍火

一舟必殲滅無噍類或匆遽器械未具日以計鬪亦當有勝焉勝則媾之權在我矣此搯吭拊脊魏徵所謂竇奇策非老生常談也若惟以吾郡論無大兵無積粟事已猝至似不可支然考夷人入江臨江沙渚胥不敢登或暫登索糧食牛豕見眾卽去且遍張告諭云與民無難惟阻者必屨彼自知入重地又懲香港義民事故舟抵圖山徘徊數日進而退退而見要隘皆可私始復進夫蛟螭失穴不如鰕鮒驚駘僨轅騏驥亦蹶夷卽船堅礮利詐如狼狽如羊驟來攻城城外發兵救之攻城外大營城內選兵撓之分陣綴擊都統登陴參贊提督

各據高阜堅壘待之彼再攻不克止以舟爲窟宅必懼且怠矣我更以數十百人隱同峯叢薄間晝則疏旆曳柴夜則舉火鼓譟使彼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縱不能滅其凶燄亦可以虛聲逐之蓋沿江險易廣狹死生我習彼迷通泰以上漢奸無幾夷性疑今更多畏用攻城下策犯兵五忌我但能守彼必不久大臣固可藉以爲功而海之閉城亦與有勞績矣如是則吾郡不陷不陷則江甯不圍媾不在彼則不至入我肘腋將貽患於無窮乃民皆憂懼主兵者轉以不虞爲虞夷纔仰攻城營同潰竟俾之醉夢而來酣飽而去近人著勦逆平夷

團練各書已釋彼船堅礮利之妄而未盡言吾之所重
憂予流離危境中親見庸鄙成習沿海危形已著苟後
有任其責者不亟思衛民以全身之道是狎鯨鯢於淵
潭而日以肉食飼之也悲夫

附錄

二十三年夏予在鎮郡郡人相驚以夷曰夷匪至矣晝
馳若狂夜走如驚而吏仍以束縛爲治其爪牙更苛責
下戶至客舟往來亦賣請民愈懼焉於是民之不願歸
者念絕願歸者亦觀望不前蓋畏夷尤畏吏也子一胞
姊在滁一女在皖一女在金沙一妻二子寓宣城一子

最近與媳居揚州其至戚歸者不能一二人辭根弔影
天遠地長況子年將周甲母柩尙攢淺土春雲憶少壯
之遊秋霜感歲時之祀園林寥落三徑蓬蒿而又不能
強子女嫻屬棄窮簪委命之所卽言歸空戶更重足屏
息以終年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詩人止以其所能者病人或猶未深體艱難之境也然
則我有子弟非子產不能誨矣我有田疇非子產不能
殖矣安得古之遺愛撫我瘡痍俾溝壑殘萌尙可骨肉
同歸終遂首邱之志哉

右京口債城錄一卷邑人法又白先生所撰也又白名芝瑞治天文史學有日行月行中星合圖甲子紀年表歷代史論諸書邑志入之文苑傳道光壬寅之役先生已挈家累出避至六月以次女故復返里誤陷城中兩次可出皆失機城破之次日乃得出是錄於六月十六日以前事皆日記之悼痛陳辭冀爲牧民者之忠告如謂避兵之家病篤彌留無不言曰家去家去又謂淪牛吏仍以束縛爲治民懼不願歸至戚歸者不能一二人云云則其時民之懷土官之忍予我里孔痲之情殆如繪矣凋子如以是錄刻本屬柳味秋持示爰鈔一冊寄

江甯與兒子慶年漫識於此先生別有子卯聞見紀實
一卷惜不傳光緒壬辰三月丹徒陳懋恆

記 出 軍 城

長洲朱孔彰
署檢

戊申十月丹徒
陶氏琴本

出圍城記

甦菴道人撰

大清道光壬寅五月，倭夷船入江南界。十二日，連陷寶山、上海二城，旋退至烏船泓洋面停泊。有入揚子江至江甯之謠。揚子江入海之口，崇明以內北岸爲通州之狼山，南岸爲常熟之福山，兩岸相距寥濶，皆設有重兵。越福山至江陰之鵝鼻嘴沙灘，同互江面僅濶五里。過此則北抵揚州，南達鎮江，爲三郡扼要之地。徐州總戎鎮江參戎帶兵防守，鹽司周頊勸三郡富民共輸金十萬，鳩工堵塞，連木牌以爲梁，伐大樹以沈水，復集鎮江

衛所減運糧舟五十束油葦於上爲縱火計皆以爲鐵鎖橫江不若是之固矣初京口副都統海陵聞浙之乍浦失守殺駐防旗兵殆盡驚懼無策新納一雛姬恐難自保遣與母妻寄居他郡己身亦不敢居署中移住故將軍府猶恐人知又移至府旁吉祥寺安牀佛殿後每夜親兵四十執刀圍護始能安寢及聞寶山上海之失愈益驚懼從此絕不出城一步所統兵弁亦不令其出城一步不但此也青州旗兵四百本駐東馬頭守礮台亦調入城分居四城樓以致東馬頭至圖山一帶設礮之處皆空堡無兵五月抄參贊大臣奇慎代兵二千來

據駐陽彭山提軍劉允孝率兵二千先參贊至沿江屯駐軍容頗整忽制府牛鑑牒至謂夷船前往山東移防登萊時六月初一日劉提軍行至清河知山東無事始回京口初六日制府牛至自蘇州匆匆飭守令示富民十多人皆令各輸萬金犒夷師俾不登岸及聞富民十九遷徙倉皇回江甯是日子與諸同人集南城道院萬不料夷船能猝然入江也卽入江狼山福山鵝鼻嘴等處皆有重兵且興工役亦難飛渡豈意入江所經各州縣制府皆令不許開礮遺之牛羊卽揚帆經過而牧令將弁自幸無事無不掩旗息鼓先行迴避絕不使一謀

者來告哉此等禦敵之法百姓不知惟制府自知之鎮江富庶之名久著非金不保然輸此十多萬金亦甚易易使兵不戰令可猝下使民輸金命必先申制府於此少經營耳初七日予族弟來約同避地金壇因買舟使大兒先往覓寓舍舍館定卽以原舟來接眷屬是時民船多被官兵占住船鮮入境者初八日居民遷者塞塗僅開城一省許而城門亦止開一扇駐防旗兵交刃對立使行者匍匐從刀下過稍舉首卽觸刃流血被面除隨身衣服外一物不許携帶帶者立行奪下人方絡繹行突然閉門有子弟出而父兄閉入城內者有妻女出

而丈夫閉入城內者城內外呼號之聲慘不忍聞初九日計大兒當回晨起雇車三錢六千担夫二錢二千與家屬至南城門口候開城南門出去予家不過數百步而價昂若是在一門人家坐候一日城門不開日暮始知西門賂開片刻卽閉已無及矣復以錢數千雇肩車担夫載家屬歸假一舊族祠宇暫住此祠去予家甚近而地較避故避居其中初十日副都統縱兵殺人目爲漢奸漢奸對夷匪言副都統誤以爲對滿洲蒙古言凡他邑人在城中習懋遷者充工役者作僧道者爲僕及行乞者以非土音均被縛去略一詰問卽殺十三人於

小教場其眾人具保狀證爲良民者不得已竿擲城外
免於斧鉞復死於傾跌而里巷中曉行者暮行者與夫
行城下者不問何人胥用烏槍擊斃草莽無算閉城之
先副都統卽疑滿城皆是漢奸日捉數人送邑令提訊
邑令錢燕桂訊明釋放卽指錢令爲漢奸乘其出城閉
門不納城中守土官惟知府一人與副都統爲媼姪聽
其所爲無能沮止十一日早聞江中銅礮聲出門見高
檣大帆突出女牆丈許檣間煙氣騰騰火輪三版等船
已向甘露寺西津渡進泊十二日城中炊煙寥寥蓋城
閉市亦閉飢民無處市米亦無處市餽餉人疑副都統

欲盡殺漢人而後止監生吳學增家有米四百餘担貯
西城外呈請郡守祥麟運入城安民郡守轉請副都統
仍不開城謂開城吾輩命卽休不能顧百姓百姓有違
言卽是漢奸吾兵足以殺之其實開城禁人出入而每
日尙開西小門進兵將此數百担米代入城甚易副都
統居心叵測無怪人人疑懼也日晡在城孝廉諸生十
多人復至府署爲飢民乞命署中空無人惟教官四分
日到府伴太守太守不肯復與副都統言眾乃太息而
歸夷船住江中日放空礮十多聲十四日巳刻羣夷登
岸鳥槍一發參贊提督兵卽退知羣夷攻北城放礮陸

府學署後雉堞轟塌適城隅有繩梯一是駐防旗兵縫入出城借索重貨者竟忘撤去駐防兵聞礮卽逃棄刀槍戎衣盈路夷鬼乘虛攀援而上開北城羣夷擁入上四城樓青州兵與之力戰夷鬼被殺傷數百人青州兵亦死二百多實皆敢死士惜乎城失勢弱後援無人猶惜不令守礮台無由放礮擊夷船聽其深入副都統駐城中不過事急之時欲借其力擁護而逃徒令併命於城圍之中冤哉副都統聞北城破乘籃車至南城知府祥隨至請開門放難民副都統畏人指摘意欲獨竄仍不允反以鳥槍擊眾眾驚散知府憤然策馬同時已不

能返署赴縣學自縊一李姓書吏解下負入舟中復蘇道至丹陽副都統既出夷鬼沓來不移時婦女尸滿道上無不散髮赤體未死者多被擁抱而去生死離散目不忍睹皆見沮於副都統屢欲出城不得者也旗營中亦有未及出城者叩戶乞留家家謀逐無已跳入空宅中墮廁箐觸樹石者甚多匿久則多餓死承塵上檐霤間其婦女不能踰垣又難匿跡每伏池內大半溺死或出水潛逃浮萍占滿面上望之如藍面鬼然亡其身以及其家視戰死者相去奚啻天壤民間寇至捐軀者何氏一門三人已故生員旌孝子謹銘妻節婦魯氏生員

西銘妻張氏謹銘子源豫妻魯氏同時縊戶投繯死童
生何恩沐妻錢氏投井死生員張曾得妻萬氏子元叔
妻萬氏並一子一女共投井死生員許光達妻茅氏路
遇夷鬼避入市廛中縊死故生員笄淵妻郭氏與其戚
李棟妻笄氏棟三人又馮錫銘妻董氏錫恭妻張氏同
墜樓不死復同縊死監生袁信立妻節婦李氏吞針不
死刺心死舉人徐元佐妻馬氏年七十多縊死李祥甲
妻鄒氏子勳奎妻吳氏聯潤妻吳氏先溺死幼男女四
人後同縊死劉靜先妻李氏並子女又式之女善之女
劉克瑞女盛岐山女俱投井死郭圭妻喬氏圭死未葬

夷鬼入室裂棺見屍子亦被擄氏投河死柳應增妻戴氏應元妻張氏袁量妻張氏同一子與李苓生妻錢氏戴熙和妻袁氏虞鳳岐妻何氏朱靄如妻趙氏李春亭妻黃氏張增妻華氏法意妻柳氏童鑑銓妻陳氏鄒士全妻謝氏同二女張樹之妻節婦黃氏程如川妻李氏並投井死張金鑿妻茅氏同女李映奎妻張氏馬步洲妻花氏張翰魁妻高氏胡厚齋妻張氏楊鑑妻張氏並投河死茅清泉妻張氏史彭齡妻沈氏並携女投江死胡鎔妻李氏投二女於井與胡銓妻袁氏同縊死耿拱辰妻陳氏包立德妻王氏吳墉妻張氏何鐘妻童氏何

廷幹妻節婦梅氏程廷矩三女徐允元女並縊死又有卜卦巷程氏童子夷鬼至其家其母匿之床後夷鬼將犯其母呼號而出中火槍死城中文武官既逃罪囚七十多人亦破獄去羣夷入旗營燒官署馬房數十處偽陸路提督郭居府署分遣黑白夷鬼守四門府學亦住夷鬼粟主多遭棄毀翌日黎明放礮鼓吹自是日始每早必放一礮每早晚必鼓吹俱在府前之鼓樓上居民導夷鬼劫掠無市不空無家不破夷鬼止取金銀衣服等物件悉歸導者導者多其家之鄰友親族與夫豢養僕人十七日偽提督出示禁劫掠而劫掠如故四鄉男

婦聞風亦至土匪十倍於夷夷鬼止燒官房而西門橋至銀山門無日不火重垣峻宇盡成瓦礫場皆土匪所爲初放火時夷目曾縛十五人於觀音庵大樹上鞭背流血而縱火如故夷亦無法可施惟言經過數省人心之壞未有如此郡者夷鬼沿街捉人肩什物負死尸逢者難免人多不敢出戶而劫物者仍不斂跡然此猶市井小民其平日儼然在衣冠中爲膠庠士子公然作賊者指不勝屈有一諸生赴府署上書爲夷所擯又有諸生二十多人具牒乞充里長僞提督坐鼓樓下親給執照分持而去此外執雞鴨爲贄乞大喚護照四字黏諸

門壁者所在多有甘心從逆無非欲假夷贄保身家搶
資財廿一日薄晚府前播鼓數通奏夷樂徹夜黎明鼓
吹前導僞提督坐知府車出城四門夷鬼亦相隨出城
僞提督上船去留僞總兵叔得住北固山亦出僞示禁
四鄉土匪入城北城已被夷鬼築斷直達甘露港全無
阻礙夷鬼仍不時往來城中然夷船多往江甯留京口
者僅數船夷鬼已無多矣廿三日奴子自豐城鄉來見
主人全家俱在喜出望外堅請出城時丹陽張官渡築
壩河道不通進城無舟車仍下鄉廿四日越河大港鄉
民二千蜂擁入城持械搶掠勢不可當予家夷鬼來一

次破篋搜索見無金銀卽去鄉民來四次衣物雖空書籍猶存至是拋擲踐踏淨盡聞信頓足無力救護半生辛苦捐衣食費積書盈室屢更屢易皆罕靚忍一旦喪失痛欲身殉相識者勸子甯波范氏天一閣藏書已不可問聚散有數何不達觀一切適奴子自豐城驅車四輶至蓋子友避居其間代爲料理者悵然携家屬出城登車雲遮烈日一路清涼無暑氣五十里至豐城星光雜燈火矣吾友立所居門外老柳下執手慰問炊豆粥以待又假伊族人樓屋三間以棲家累窮途大可感也去豐城三十里有寶堰鎮子門人有避居其地者廿六

日使奴子屬覓金壇船午後奴子持門人書至知己買舟待至廿七日辨色登車至寶堰停車河干門人至堅留一飯卽在舟中飯畢門人別去舟子解纜送風行九十里三茅峯時與船低昂抵金壇水關閉矣明日奴子進城訪大兒寓所聞已附船將至鎮江沿岸卽呼舟尙未發大兒立岸上予舟已近水關相見悲喜交集二十多日不得家中消息焦急欲死不料一家十口無一損也假館直街內弟寓中此寓本爲族弟賃者而族弟竟未來想是夷船猝至避往他所予在圍城中六日城破又住十日家破而家人避居僻地未見一夷鬼每人每

日熬老米三合延命怡然不以爲苦空身出城盜不屑
顧較先出者之被差役詐錢盜賊眩篋轉爲安適失馬
未嘗非福區區衣物亦何足言鎮城經此番蹂躪破碎
不堪非夷人破碎之鎮人自破碎之也人類雖眾大約
不出三等曰兵曰民曰士而在鎮城則爲三大害卽在
其中駐防旗兵本名鎮海兵副都統銜亦是鎮守沿江
沿海兼管水師三營蓋守海口則拒寇於門外是上策
入江則放寇入門守之已是下策至城下則引入卧榻
之內尙可守乎乃副都統一聞寇至擁兵閉城礮台所
貯大礮十八子母礮八遠擲江外以資敵人兩手半握

四門鎖鑰西門破則率兵開東門走北門破則率兵開南門走而城中百姓禁閉不許出城破城刃死不破餓死殆欲盡死百姓而專生官與兵也誤國殃民莫此爲甚且兵不用力總由安居城中豢養既久視爲分所應然騎兵步卒二千多人合之閒散七八千人併七八千人之力殺深入無用之夷鬼未必不能而乃已正攻城午初卽下紛然鳥獸散逃至丹陽向陽令索口糧恬不爲怪京口不用兵者垂二百年養之二百年不能用之一日又烏用是以糜糧餉爲安得當路諸公具封事請撤駐防兵省糧餉安民誠第一善政卽不然亦必移駐

圖山以下俾日見江水海潮或可冀其顧名思義也鎮江之民一逢旱澇之災雖家僅中人之產無不捐賑動以一二十萬金爲常而平時育嬰恤嫠留養救生施藥施棺以及給寒衣散年錢諸善舉無微不至富家出資寒士亦多出力桑梓之情已至厚乃乘機劫奪卽力不能移之物亦不肯留必斷碎燒毀而後去若宿怨甚深者人無心肝至此已極城民鄉民固屬同惡而首惡猶在同民白布裹頭持刀入人家千百成羣所得金帛充棟並衢巷亦爲之滿塞前後巷口不許民出入意猶未足富戶避難至遠方咸踪跡之詐索多錢文子在金壇

親見山巷同民至一寓所謂代伊守宅需銀數百其人
言俟回里時宅果無恙如數相與大罵而去立毀其宅
肆行無忌目無法紀不早除莠實爲養癰士之劣者包
漕攬訟小頭銳面爲患鄉里此等人作賊猶在意中又
有衣裳楚楚言笑溫溫並無爲惡之才乃亦穿壁踰牆
無所不至昨丹陽令始捕一馮姓老諸生去賍至數千
法當斬悵漏網者尙多耳更可駭者東馬頭一張姓生
員至夷船報機密事言議和是誘計大兵已將至矣夷
首賞番銀四百責問大吏始知其妄張復與二生至丹
陽見縣尹傳夷言索牛羊雞猪月餅菱藕等物陽令如

數購齊差人送去行至丹徒三生使縣差卽歸差不從
知計不行乘間逃去差見夷酋夷酋曰我未索物爾主
先施可謂有情但牛尙少可速速補足陽令受累無窮
士習之壞爲古所未有此三者實鎮城之豺虎蛇蝎城
破死者不乏人而未死一豺虎蛇蝎皇天報施不爽發
愈遲而禍愈烈夷船卽退恐禍猶未已也噫

鎮城大觀樓有一僧旣破城後語人曰青州兵移住城
樓時僧欲他徙其隊長留之住持如故六月十三日侵
晨忽呼僧起曰海都統每日殺人皆目爲漢奸意猶未
足今欲使青州兵前導殿以本營兵巡行四門逢人卽

殺殺盡塗人然後逐戶搜查卽逐戶誅盡不數日城中百姓可盡止留旗兵在城可保無虞我不忍見汝尸體汝出汝可急去僧與北固山僧善往語之故且趣之行其夷船多泊北固山下語爲一通使所聞卽轉告夷目夷目曰我等在此待和議耳不速破城反害百姓十四日破城入旗營逐都統僞提督郭出示言本提督此來全爲安撫百姓子在城中所親見僧言信不誣也和議旣成夷目以居民因破城受土匪之害屬原任大學士伊里布在所議銀數內留一百五十萬給難民張僞示於四門其言雖不足憑然亦可見破城非夷人本意也

幸有青州兵漏言不然全城性命危已哉

海陵家屬避居金壇遣家丁至丹陽爲報自盡陽令不受牒仍回金壇壇令受其牒轉報大府其時兩翼協領亦報海陵全家殉節大府據言入告得 旨照都統例

賜卹並在京口地方建立專祠御史黃宗漢彈都統誣殺良民報死不實追同卹典 命督臣查復丹徒士民顏崇禮郭湘等十六人具狀言海陵夫婦實是在署內燒死解字骸骨雖盡而所著藍紗袍及所戴玉耳環尙未全燬可證據此復奏 賜卹如故十一月初海陵夫婦柩由金壇行抵京口渡江

夷有黑白二種白貴黑賤夷又有真偽二種真者耳有
鑲腕有毛偽者耳與腕皆異子始亦疑夷船數十泊江
口大兵數千駐江上相持七八日之久寂然不動參贊
提督並屬副都統城上不得放槍礮自來無此交兵法
城破都統以下兵弁逃出夷目卽收羣夷所持兵刃不
殺一人自來無此破城法蓄疑多日至是始悟旅館養
痾思閉門之先出城之後見聞尙有可紀者並錄於後
五月初西門外富戶多遠涉江中遇盜者不一家邑令
示禁言遷者被劫官不問刁風頓起一衣箱出門四鄰
索錢差役索錢車夫舟子索錢而途中仍多被搶

五月十八日打索街一胡姓人家無故被搶絲粒無存雖捕數十人追贓未能卽正典刑人不知懼有物有害無携無資人皆以遷居爲畏家家衣物留飽寇囊實由於此

六月初二日有海船八由蘇州至丹徒漕河邑令查問云是登州販海魚者不能出吳淞口將由京口出海邑令使改由淮安不從夷船旋至其船不知何往踪跡可疑

初五日夷船越鵝鼻嘴至圖山時大港設團練局捐教職鄭某董局事信知其家旋又有信云前信是僞傳邑

人不卽遷爲其信所誤夷船至大港董事令鄉勇放火槍鄉勇借米起釁言我輩食粗糲汝等食精鑿不公不聽令局中有錢千餘貫羣起一呼分携而散初八日閉城城內外尙開市城內旗兵結隊搶錢鋪食物鋪市立閉有銀無處易錢有錢無處易米幾乎盡成餓殍城外奸民行劫提督劉允孝至梟一人於市口始定惜來遲市已不能復開鹽梟聚牌灣及辛豐鎮等處劫難民鄉民鳴鉦爲號誅鋤過半未幾夷船至儀徵羣梟出入之所又礮死二千多人養奸已久經此一番懲創亦一快事

十二日海陵榜於通衢云我兵不出待逆夷登岸也登岸則舍彼之長就我之長萬無一失乃所長是一逃羣夷入城見者多指以爲笑資十三日晨刻百餘人肩一巨礮又數十人肩二礮邪許之聲徹望許皮西北闕並未一用爲夷所有十四日夷眾入城令居民送牛羊等物至府署領價每牛一給番銀八他物價無定牛羊火燎卽食雞則生噉食不用箸掬以手每日兩飯夷目皆赴府學大成殿據案食執爨卽在其閒寺觀中所塑像或削面或穴背或割取鬚髯甘露寺十八應真撲於地以支牀

城中官逃各鄉鎮分巡官亦逃丹徒鎮地保陸祥使民捐貲保鎮五日一赴府署送牛羊夷目給價鎮濱大江夷眾不犯公然肩車巡街市有劫奪者立斬斬六人沉於河一鎮貼服地保威權過大府亦所罕見

二十二日偽提督往江甯所留夷眾日捉數千人拉甘露寺鐵塔疑其中有寶也曆久不動乃止

七月初參贊大臣耆英乍浦都統前大學士伊里布至江甯議和伊家人張喜亦自都中來其議時偽水路提督某船泊觀音門外議與番銀二千一百萬每萬折紋銀七千先交番銀六百萬兩其餘言三年分給並與通

市馬頭五處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言明罷兵既主和議何以必待丹徒受害而後和丹徒商民顏崇禮與和議有功揚州輪番銀四十萬夷船不入境則出自崇禮一人之力揚商多丹徒人輸銀亦丹徒人居多全肇牽車牛之地棄祖宗邱墓之鄉尤不可解

富商倡義殮遺尸設局城南大覺寺通計井內及空宅中約二千多骸骨混淆且多零落不全沉池泮者巨魚攢食狀尤慘城外尸少多在城內無非因副都統閉城而死者

八旗逃兵在丹陽每人日給錢八十未饜所欲潛歸營

以搜兵器大吏趨守令入城守令招鄉勇並借丹陽金壇汎兵各數十名嚴行巡察民稍安兵不能制寇反賴寇以制兵一奇鎮海大兵爲盜別募兵勇防禦又一奇縣役錢升之子途遇一小白夷誘與嬉戲將臂上大金條脫項下金絡索攫去夷目限三日交出否則屠城縣令捕送夷目仍發回處置華夷雜處易開釁端卽此可見

中秋日各省銀俱到在京甯交代夷目宴京口官京口官亦張宴公餞江甯夷陸續至京口九月初一日方退出圖山江潮漸落孤軍深入四面受敵之地至數月之

久並無後援猶復遲遲吾料夷鬼絕無智謀孰謂其知兵耶然卒無一加害之人爲夷所料夷不可謂無智謀也和議甫定時夷目卽將數萬僞黑夷棄去不與口糧轉溝壑死者幾千人從逆而所償如是殊快人心然甘就死地無一反戈相向之人夷能料官兵亦並能料漢奸非夷有料人之智爲所料者出人意料外耳牛制府之榜諭漢奸大意謂既往不咎有控告者反坐亦可謂意外之恩矣抑予有疑焉外藩如朝鮮日本安南琉球等國去中土最近且久奉正朔其國官名各異不與我國同喚夷遠在數萬里外自古不通中國至我朝始

來朝貢數次乃提督總兵官侯伯子男爵全襲我國有
官爵者亦皆中國語音侵犯數郡不據土地惟貪金帛
恐是奸商糾合洋匪爲賺財貨計其人無謀亦並無勇
在城中屢爲土匪所欺侮多喪軀者惜官兵震於其國
强悍動言船堅礮利搖惑人心以代張其凶燄遂使無
往不售其奸恨不涉重洋至喚吉黎一探問之

出圍城記終

右出圍城記一卷題甦庵道人撰乃邑人楊羨門先生著也羨門名棨有蜨庵詩鈔賦鈔行於世道光壬寅之役先生在圍城中六日城破又十日而後出故是書於亂離之狀言之特悉事定以後副都統 賜卹如故而先生暴其搜殺漢奸事至謂其欲盡死百姓而專生官與兵語頗爲駐防所忌聞是書刊送親友旋復收回故傳本甚罕兒子慶年搜集京口兵史徧詢諸邑人久之乃得諸趙君森甫蓋邑中僅存之本也余寫錄一通反復周覽其書於青州兵之死戰陸祥之保鎮皆琅琅言之甚至外人之禁止土匪放火亦不沒其美何獨警一

都統方事之殷也奸人召寇當事所憂弗慮弗圖夫豈云可胡爲虺蜴覆出爲惡殆其下仰承意旨而過者歟竊意彼時城民洵洵無言不疾大觀樓僧之漏言事必有之故英將入城謂此來爲安百姓至揭示達衢爲有目所共見此都統以言授之外人非先生之所能誣也先生於馮姓諸生東馬頭三生首惡之回民古所未有之壞士習幾垂涕道之至斷之曰鎮城之破碎非夷人破碎之鎮人自破碎之也先生著書之意豈在撫官府不可掩之過翹舉之以爲快哉震動懃竦申儆邑人謀挽此積壞之人心以無憂我土宇蓋昭昭然矣然則此

書又惡可以無傳也光緒辛卯孟冬之月丹徒陳懋恆
誌時自七星街遷磨刀巷甫越二月云

鎮 索

江 詞

林

長洲朱孔彰署檢

陶氏琴本
戊申十月丹徒

鎮城竹枝詞

奢華莫過鎮城風
遭劫平時在意中
只爲各家多暴殄
如今忽變一場空

夷人一自入圍山
直向長江左右環
城內人民忙欲走

誰知初八四門關

都統差人捉漢奸
各家閉戶膽俱寒
誤投羅網冤難解
小教場中血未乾

夷人聽得反驚魂
說是黎民沒處奔
不若依從和尚語
速將礮打十三門

雲梯一搭上城頭
火箭橫空射不休
若問何人能死戰

最憐兵苦是青州

先將放火毀營房沒命旗人改換裝棄甲拋戈何處往
一齊逃難到丹陽

監牢囚犯命偏長卻被蠻夷劫獄慌府庫錢糧皆抄盡
各衙門內自淒涼

閨中少婦不梳妝整日憑欄哭斷腸聞得夷人俱膽怯
不如投井或懸樑

倉皇百姓盡逃奔垢面蓬頭出北門一路悲啼聲不絕
紛紛逃難到鄉村

包袱行囊一擔挑預愁難過北門橋夷人各處嚴搜檢

又被鄉間半路邀

釋家避難盡匆忙經卷行囊一擔裝今日沿門難托鉢
幸虧乞食靠遊方

道家快活似神仙嫖賭嚼鴉片煙到得今朝忙被難
笑他難上大羅天

拋卻菩提一串珠最憐逃難是尼姑空門削髮全無用
自悔從前未嫁夫

倒運將軍是奕經防身自願帶兵丁鎮城一破毫無計
傳到軍前沒耳聽

禍根牛鑑任封疆盡被生靈罵萬場到此內河來領路

私通夷匪各遭殃

殺人都統已傳名處處驚聞其不平枉食皇家多少祿
忍心如此害蒼生

家家遇鬼嚇痴呆門外提刀劈進來衣服金銀並首飾
被他擄掠實悲哀

火腿公鷄數隻輸保來遭塌可全無令人取信何憑據
貼上門前紙畫符

夷人擄掠沒形踪到是鄉村土寇凶卻乘此時來結黨
有何王法害難容

擄得衣裳到處零星物件盡搜空各家出入全無阻

前後居然一直通

一路推車唱晚歌各村到處已搜羅歸來父老忙查點
且問何人搶得多

人聲連夜總喧嘩火把燈籠燦若霞照遍路途擔物件
紛紛竊取勝抄家

各家鋪戶盡遭殃慘極油麻雜貨行火焰冲天燒不斷
也兼糟典與糖房

西門一帶更淒涼大厦高樓變火場只見路途堆瓦礫
難分巷口在何方

鬼哭神嚎會館中春秋樓上一燒空多年朽骨收棺木

盡化枯柴血滴紅

各村放銃又鳴鑼只爲私鹽販子多挈住捆來眞爽快
活埋土內或投河

都督夷人罵教門鎮江回子不逃奔陡然藉此家饒富
淺屋翻爲聚寶盆

曾是包家積善門栽培厚德及孤魂辦來棺木將尸殮
鬼在陰司共謝恩

夷人本不到丹陽空把張官渡守防可笑官員全沒用
此時猶白費錢糧

四門鬼子已屯兵城堞今爲一踏平每值夕陽斜落後

登樓雅樂奏分明

沒路尋人搭死尸或扛火礮敢推辭
礮來甬道平如砥
北固山中扎寨時

各官逃去太荒唐
夷鬼來登府大堂
頒令人家多饋送
公鷄火腿並牛羊

丹徒鎮上照平常
幸得嚴防是陸祥
各戶寫捐招勇壯
屢回饋送辦牛羊

陡然熱鬧是金沙
逃難人來數百家
還有鎮江風未改
依然螃蟹肉魚蝦

鄉間各去買衣裳
馬褂偏逢草上霜
當作羊羶圖賤賣

白來財物又何妨

逆夷何故起痴心
携盡銀洋沒處尋
忽欲差人扒寶塔
漫言頂上有黃金

火輪一路到南京
頭隊先將抵太平
遠看鹽船江上走
放開火礮怕屯兵

善領天兵林則徐
滿城望若釜中魚
人人舉首欣相告
那識傳言盡是虛

議和陳姓潤生奇
又有同鄉顏養怡
講定馬頭分五處
外加煙債與蠻夷

各將備酒議和同
交接蠻夷熱鬧中
過繼兒郎金鎖送

又教寶劍贈陳公

漸看夷船退鎮江沿途停泊卻雙雙謠傳佛蘭西遊奕
到此分肥有外邦

和與蠻夷已講成兩人藉此受皇恩顏君補道花翎帶
知府銜加陳潤生

本地官員已進城衙門傾踏草都生暫將公館來居住
搶案紛紛遞稟呈

忽然禍到在登時告狀方家爲搶絲馮七猴兒金墜死
任公怎得有全尸

鄉間快樂是農夫搶得衣裳又免租更遇豐年忙割稻

村村子婦慶相呼

都統何嘗盡難臣傳聞已做出家人兒郎漫領棺材驗
冒認他尸作父親

知府祥麟守鎮城鎮城一破便逃生若教殉難全忠節
也免差官鈕進京

今將善後擬章程堵塞圖山保固城掃盡奸邪賢士舉
更兼良將鍊精兵

京口何須要駐防不如驅逐奏君王平時兇橫臨時避
枉食兵糧與馬糧

偶在他鄉避難時間來漫作竹枝詞鎮城風景言難盡

看此篇中略可知

鎮城竹枝詞終

通鑑行記

右鎮城竹枝詞五十首不著撰人名氏據第三十四首云陡然熱鬧是金沙避難人來數百家末首云偶在他鄉避亂時閒來漫作竹枝詞殆郡人避難金壇時作也近柳君籽青以鈔本出圍城記從天津寄余後附此詞與甍庵所記事多相應爰錄存之森甫又檢得彼時駐防祭海公文卽附於後居民上者之不易人言之可畏如此鈔既竟謹藏篋中俟方聞之君子論定焉光緒壬辰仲春月如居士

京口駐防閣營將士祭都統海公文

維道光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某日京口駐防將士某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薦致祭於副都統海公之靈曰嗚呼公至今日殆已不克終其天年當喚夷之犯我城闕也目擊我公之遑遽禍將不止於播遷乃走城闔而不得卒能黃冠草屨由閒道而獲全是則我公之大幸深合於古人趨避之微權方意禍亂旣平仍歸幕府擁旄仗節不失富貴於從前孰意眾口沸騰不樂我公之生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焉豈民心之殘忍抑公運之迍邐蓋公有不得不死者三不容不死者五亦事理

之所必然嗚呼自公之作鎮京口也移氣體則車馬宮室養威重則鼓吹旌旃自在優閒久享太平之佚樂流離奔迸爭禁曠野之風烟公之不得不死者一也況復鬚旣割矣恆引鏡以自憐服其變矣悲翎頂之永捐猶且畏首畏尾更無餘地以周旋公之不得不死者二也尤可痛者時當搶攘新購婢娟聊寄情於少艾冀稍緩乎憂煎今則營空不返鏡破難圓馬革縱賒夫生命蠶絲不盡其纏綿公之不得不死者三也然以我公之遇變不驚守身如玉未嘗不忍尤讓詬以冀性命之少延無如公之眷屬心目悄悄竟衰麻而受弔開下邑之靈

筵公之不容不死者又其一重以褒卹之恩綸既下
劫灰之餘燼爭傳公之不容不死又其二況乎白簡驚
心彌縫無計青燐未耀疑案終懸公之不容不死又其
三幸而覓死無據通神有權買子虛之鐵案揮兒戲之
金錢措大露夫潤澤當事脫其罪愆公之不容不死者
又其四加以靈宮大啟鳥革翬翻義烈震乎寰海英聲
薄夫雲天公倘逍遙人世寄跡林泉則春秋享祀執灌
獻者於何告虔公之不容不死又其五也凡茲縷縷不
能具宣亮公既不死於兵凶國典必死於水涯山巔嗚
呼以公之寬和而死鎮靜而死智且勇而死能不呼天

而泣涕之漣漣且夫較閱頻仍者將帥之怯也政形猛厲者威福之專也而公則鄰郡戒嚴初不勞軍於教練兵丁劫掠幾曾示辱以蒲鞭此我公之寬和也能無慨想而流連迨嘆夷之犯境公則不規地險但守城堅任長驅而直入惟閉壁以高眠閱若無人恥爭雄於一戰靜如處女裕深謀於九淵此公之鎮靜也肯多讓於前賢若其危城既破潰卒喧闐公乃大呼逐賊退走當先誤敵人之耳目靖民志於危顛此公之勇於奔北智脫戈鋌也抑何善敗不敗而不折一矢未絕一絃若夫長漢奸則大驅民戮守城門則但用泥填行旅不通乎道

路堯黎閉絕於市廛彼島夷之間諜卽欲伺隙而無緣
此皆公之神謀獨運迥出乎孫吳教戰之篇是故城之
陷也絕無奸人內煽祇夷兵之數千至今經故壘厯城
堦尤深感於我公之仁讓未嘗冒犯乎夷船俾城中之
編戶不遭屠戮猶得蔽風雨於數椽設當日衝鋒海上
拒敵江邊則夷人且將洩忿於百姓而流血成川諸凡
盛美詢非筆墨之所能罄恐見遺於史氏之青編我將
大書深刻銘片石以表公之阡惜哉茫茫四海何處覓
公之墓田惟有表遺烈以告遠方之逃聽而致儆於官
聯吾知數十年後瞻遺像而肅拜者必曰此亦張巡許

遠之禱而光生豆邊彼喪師失地者徒傷乎連蹇而安
得與我公差肩公亦可以瞑目人間栖神祠宇儼然抗
正氣於坤乾嗚呼哀哉尙饗

記 州 盟 日

長洲朱孔彰
署檢

戊申十月丹徒
陶氏栞本

草間日記

丹徒朱士雲撰

道光壬寅六月初一日 日食

是日未申之間日食不盡如鉤日食者陰盛陽微之象也當此警報杳至有夷船直走大江犯京口江甯之信而天象示變如此有識者大有夷狄侵中國之憂焉

初二日夷船入福山口

是時訛言繁興內外居民無不驚擾或曰商船也復稍定然自五月初旬邑中富戶已有遷去外方者

副都

統海琳令
其遷也

至是遷者日益眾先是京口副都統海琳
躁擾特甚散布旗兵滿城捉路人作漢奸付邑宰監
禁拷掠不容置辨旗兵且有乘此行劫者賴邑宰錢
稍曉事明其枉多所寬釋而都統惡其不附已徑欲
提兵并捉邑宰目爲大漢奸居功矣賴其下諫止之
由是將北門外防江之青州兵盡撤入駐四城門爲
閉門自守計城門則辰啟申閉西小門竟閉絕不通
謂防漢奸出入也是時由五月初旬夷船遠在上海
並未有入江之信而舉動如此致居民無不惶懼遷
徙聞有制軍手札謂其張皇恐眾則又立啟小門出

示安民歷指崇明福山鷺鼻嘴圖山諸險謂夷船必不能駛入卽入本副都統卽提兵出擊已有制勝奇策爾民無得搖惑遷徙等語至是雖亦調兵防守然僅於城四門添設鎗礮外向城中日夜捉行路者作漢奸而已

每有婦人孺子見旗兵驚走卽追而殺之向都統報功獲賞矣

初三日夷船至江陰兩江總督出示安民

夷船泊江陰岸一民不擾且屬其避鎗礮無自誤吾郡紳士已有密信遷者愈眾河下船價昂貴至數十倍而城內外奸民聚黨要素飽其欲乃克行至有家具宅眷皆已登舟而終不得去者乃制軍出示謂某

都司妄報已經參革實商船也且料其夷人斷不敢
深入爾民可以高枕等語至初八日夷船已過圖山
猶處處張挂此示也

初四日夷船駐江陰

兵備道周及參將某陸續調兵防鷺鼻嘴吾邑大港
江口團聚鄉勇防江而都統仍深坐城中爲醕酒婦
人之樂外事不問也參贊大臣齊兩江總督牛先後
至京口調集之兵已近萬人而防禦之策寂無所聞
牛公駐京口一夕竟往江甯不知作何勾當也

初五日夷船渡鷺鼻嘴

兵備道周參將某走回京口兵備道旋往揚州都統
仍安坐營中若無事者然聞本府命拘集減運糧艘
擬裝土石往塞圖山下隘口一夜得五十艘然究未
施行也

初六日圖山開大礮

擊碎來船二隻紅旗報捷然遍詢諸人或曰夷船或
曰商船不能明也而開礮之卒已賞戴金頂矣

船亦
並未

擊
碎

初七日夷船至圖山下

是夜二更時聞逃民填塞街巷開門詢之則曰圖山

隘口已失鄉兵逃歸故相率走也蓋夷船至圖山施
放大礮擊去礮臺弁兵遂轟然而散潰入城中圖山
竟不復設備圖山雖有兵數十並未預儲火藥至是
遣急足至乞火藥而都統不發故潰也
而夷船得以長驅直進矣連日都統連府縣各令宅
眷出城逃去

初八日城閉夷船二隻至江上

是日早間夷船猶在圖山下去郡城六十里而四城
門已緊閉居民遂驚擾罷市參贊大臣先營北門外
防江一聞圖山警報旋即拔營內徙直向西門外山
西會館屯札蓋此地深在腹裡夷人火器雖猛不能

及也都統海琳點兵上城巡視一遭歸而涕泣目盡
腫是時城內外居民猶望其出城迎擊一踐前言乃
僅於城上時時虛放鎗礮火箭而已前一日夕盡收江
上篷內荻薪數千捆及桐油之屬載以空船曰將順
流縱火焚夷船也想卽其奇策矣至是先於江上試
之烟燄漲天不能直下意沮而罷奸民以城閉法令
不行遂聚眾搶掠各店鋪米穀所至一空城內外一
日數十起是日巳午二時城暫開城內逃民紛紛如
螻余家城外就余宅暫憩者甚眾箱籠囊橐布滿無
隙地皆俟其家畢出各就舟車而走也俄而城閉有

既出復入者欲出不得者僅出一二人而全家猶閉
城中者皆相視悲歎不能出一語在余家者二三十
人他處可知矣是日辰刻適有江北舟至余宅眷二
十餘口倉皇登舟令就江北安插余與弟守宅申刻
夷船二隻游奕至金山以西岸兵發二空礮夷船駛
去甚迅江水一道如沸者良久水定他舟乃敢行郡
守邀都統往圖山籌守備都統却之郡守獨往探視
一遭而返是晚城上火箭鳥銃時發居民徬徨徹夜
不敢寐

初九日提督劉至禁搶掠都統海琳戮人

城門一閉民愈亂搶掠公行西門外提督劉永孝下令搶掠者以軍法從事遂斬一人一割耳徇於市次南門外猶搶掠不已兵備道與縣令駐都天廟奉提督令斬一人鞭朴數人奸民乃少戢提督劄至民皆額手曰聞此公老於軍旅夷人所畏必能却敵人之意中隱若一長城矣劉公見城門不啟曰夷船僅數隻至江上何畏蕙乃爾且軍無見糧皆購買熟食今以城閉市肆皆罷大軍萬餘何自得食不虞內變耶遂入城以此情形商之都統開城都統一意坐守以爲金城湯池夷人不能飛入卽城外有變無損於內未暇卹也城仍不開遂令縣令逐戶曉告搶

掠既息速宜開市而民以城閉之故市仍不開是日
交午西門暫開一時辰官兵森布刀劍如林許出不
許入或有強入者立即斫死路衢先是都統令旗兵
滿城捉漢奸旗兵遇他縣人在城者及居人隻行或
夜出者見卽追而殺之至是捕城內外居民百七十
餘人於小教場行刑并及婦人孺子呼冤之聲不絕
郡守惟流淚而已斬至十三人聞夷船至乃止申刻
夷船數隻至江上游奕礮聲不絕官兵若弗聞也有
自江北至者南岸不見一兵是晚城上仍放鳥銃火
箭徹夜不敢寐

初十日夷船五隻至江上礮聲雷動

自是城門不復開矣都統海琳惟令旗兵遍搜漢奸街巷夜行者面目稍生卽殺之且聲言閣城皆漢奸

當盡勦之遂令運大礮置紅旗口若將轟擊者然居

民無不惴恐欲走則四門緊閉南門東門且累土焉無隙得出

惟束手待斃而已後北門逃民云夷人屯兵數百北固山本擬十五日攻城其大帥聞

此信立即下令攻城且誠勿用大礮恐轉傷百姓但使火箭而已後官兵開大礮始放礮擊破府署後十

三門卽止及大隊入城並不妄殺一百姓一聽男婦逃走其有死者皆係誤中槍礮及畏而自盡者耳

是時調集之兵萬餘惟城上烏銃火箭時發而江上

空礮亦不聞矣余家門臨運河見往來兵丁沿岸而

行終日絡繹不絕皆言乏食由城閉故也時出怨忿

之詞縣令以公事欲入城都統拒之謂其爲大漢奸

也

時縣令與本道駐都天廟管理糧餉

十一日夷船五隻駐江口城上撤防夜西門外火

是日登山而望焦山下檣竿如林矣城上自此守陴

者皆撤并擊柝者亦罷夜漏三下余弟望見西北天

色表裏通明烟爍不定急呼余起共視之不解其故

靜聽亦無人聲驚疑至曙

十二日夷船轟大礮

侵早出門訪夜間所見咸指河心一道急溜浮桐油

下注愈下愈多互相揣測不決適有從西門外至者云葛家橋某油棧自二更火起至今未息蓋鄰人遣火也午後有客倉皇來告曰適東城西見大眾崩騰曰夷人登岸矣於是爲城所阻棲泊余家者皆闕然而散自初八日城閉後親友男婦三十餘人住余家日惟相對啜粥夜帳榻不具更互坐明而已十一日婦女徒鄉間者二十餘人至是散盡是日情形大爲危迫所留僕婢三四人皆已先奔同守宅者親族二人皆促余兄弟疾走余預儲乾餼數囊已分持在手然默察街巷並無喧闐奔走聲知是詛言出門探之並無此事乃復定是晚夷船漸集夜愈不敢寐

十三日夷船大至參贊齊移營入山提督劉退駐張王廟西門外兵譚

上至金山下至焦山密布滿江烟燄蔽空自初八日至十二日夷船江上游奕南北渡船不問也至是乃

不敢行

是早有米船渡江夷人呼之不應發鳥銃傷一人後見有藍布裹頭面無人色傍一人挾

之以行或指之曰是即傷鳥銃之人也

都統令城中居民門置水甕磚

石爲巷戰計民心大駭先是參贊既從北門外移營向山西會館矣見夷船大至復從會館移向山路極深僻處地名馬王廟劉提督亦從銀山下退至張王廟屯札或曰此兵家用奇也使夷人登岸不見一兵

必且深入然後從而掩之醜類可盡殲矣余亦謂然
申刻忽聞大隊官兵至急出視之旗幟隊伍甚嚴整
望之無不膽懾詢諸官兵則以夷船大至向四城耀
武且搜漢奸也或曰事急矣今早往來官兵無不指
城唾罵城閉罷市無所得食者五日矣至有手持生
茄且行且齧者恐內變將作可奈何是夜劉提督麾
下兵以城閉乏食故大眾至城下欲開鎗礮攻城取
都統生啖之詬罵萬端城內驚擾無措一營皆甲登
城爲守禦計閱逾時乃定

十四日郡城破

先是十三日辰刻有黑雲如車輪如欹蓋如破甕敗絮者連延不絕自東南綿亘西北直臨城上屹然不動以外皆蔚藍天也申刻復有黑雲如壞山自西北起直壓城上識者已知爲城破之兆矣是日巳刻夷人登岸參贊提督向山僻處倉皇列陣乘輿督戰發烏銃數聲不料夷人逕前遂下輿換馬先奔眾兵大潰彌山遍谷向丹陽大路而走夷人大笑後有村人爲夷鬼所役者脫身歸云羣夷聚李家花園效官兵放鳥銃狀俯首由腰口中作銃聲邊撤銃返身走相與拊掌大笑遂并力攻城矣時余兄弟各持糗糧爲走計余弟尙不肯卽走苦促予先行不得已從後門出登山以

俟之望見北門城下鎗礮火箭互相噴薄白烟競射
濃霧旋蒸想其下積屍如麻矣竊幸我兵猶在上風
冀其或勝但不曉此是何兵乃敢與之相抗如此後
詢之士人則青州兵也設此時得一旅相援北門或
不遽破也俄而鎗礮頓息北門敵樓火發時東南風
甚急但見重簷之下紫燄赫奕若鬼神鼓鞀其中其
上則鬱爲青烟不散洵所謂遙望層城丹樓如霞矣
默念城中百萬生靈何計脫離湯鑊予生平親友此
際作何情狀不禁較較淚下樓火未半迤東一帶堞
間火箭又起城上兵猶與之交射良久則東城樓畔

火箭叢集矣環顧城頭不見一兵惟夷人攻擊處有兵數十伏堞間耳時登山而望者數十百人莫不叹息相謂曰此際城中豈不望外救耶孰知參贊提督

已率萬眾之師歇馬丹陽解衣避暑矣

十三日聞兩江總督牛公

至此時不知奔往何處也

眾忽指曰西城樓火又發矣余知城必

不守急令人喚余弟出走暫憩山下小蘭若聲息愈急遂向南山走去持蓋行烈日中通身無汗亦奇事也至一山頭坐石上同望城中東城堞間守兵猶發烏銃火箭知城猶未破也俄而東城連發三大礮但恨礮去稍遠未必能擊攻城賊也瞬息間已見夷兵

布路直達南門矣遂與余弟覓路下山至一張姓家
甚爲欸接設黍肉焉飯畢有自城外至者云城已破
矣但未知從何門入後詢諸城內逃人則曰北門旗
兵發一大礮擊斃北固山夷鬼一人夷鬼遂連發大
礮擊府署後十三門一擁而入當發礮時旗兵紅旗
報捷閣營謹呼都統令得勝兵換班旗人鼓舞歸營
酌酒相賀而換班之兵不前城上祇青州兵數十以
致不守故旗人酒未沾唇而刃已及頸矣

一說夷人登城是取

書院所貯修城長梯十數張蟄附而上時城中以青州兵爲軍鋒奮勇向前鎗礮競發夷人墮梯者紛紛乃畧無退阻攀堞者愈眾旗兵怖而走青州兵眾寡不敵死者十七八城遂破也

夷鬼至南門青州兵數十猶率旗兵巷戰至小教場
列陣鎗礮始交旗兵先走青州兵顧而罵曰汝輩卽
不敢交鋒亦不肯在後稍助兵勢耶眾遂潰

城內高橋亦青州兵數十列隊而進欲與之巷戰亦
旗兵先走青州兵遂怒罵而散以上三事皆城內人
目擊者

都統見北門已破遂趨南門作得勝狀大呼速追冀
出南門求脫以泥塞門不得啟遽易小轎走小教場
不知所終兵備道鎮江府丹徒縣及城內各官皆逃
走是夜余兄弟宿張姓家炎暑薰蒸夜起露坐倦極

復卧此時身世自分如蜉蝣也

當都統海琳走南門時城上一旗人呼海琳曰大人受國家厚恩不得爾也苦勸其督兵巷戰拚一死以報國都統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

十五日余兄弟住湯村

晨起散步村前見羣山湧翠合抱如環中間青疇綺錯陂池交屬時晨光初熹烟樹屯綠遠近村落隱映其中村中童婦起事朝汲或就隴畝雞犬桑麻各閒閒自得去城甫三四里若絕不知有兵革事者余緩行叢薄間風露之氣尙清鳥語蟲吟觸地皆是信乎

王摩詰之言曰此境非天機清妙者不能領取卽武陵漁人身遊世外其情況當不過爾爾幾忘昨日從鋒鏑中抽身來也主人恐余路迷屣履來迎遂同過山麓訪一避地親故立談少頃就主人早飯主人殷殷送余兄弟至湯村大路而返余半途足痛不能前村人以車來予兄弟遂至某村一僕人家土室偏仄糞土之氣撲鼻晚宿小閣敵炎如焚不能交睫因念家口遠寄江北聞郡城破不知繫念余兄弟何以爲情也悵惘者久之

十六日住湯村

村人風俗質實猶爲近古一聞郡城將被兵市肆被掠鳴鑼集眾若干村若五七村聯絡爲一守望相助號曰議宗不得劫畧不得通匪人有外侮則鳴鑼放銃家出一人無論男婦不出者罰耨鋤棘矜以爲兵器共擊之得其人則坑之或焚之各村有犯約者亦然并毀其室雖父母親戚不得救也初鹽梟恃強謂村農易犯聚千人行劫諸村四面而至幾萬人擊走之捕得者如法治之自初十日至今焚坑者僅百人毀室者亦有之今鹽梟遠竄盜賊屏跡通囊橐者亦颺去轉較城中爲安貼矣村人自城中歸云北門聽

人出入夷鬼戶戶搜掠金銀及婦人首飾其衣服則
擲付貧民由是遠近羣不逞之徒聞其風遍引夷人
斫門劫畧乘勢奪取擔荷不勝車載以返是日子弟
回宅探視門內親族有未徙者幸尙無恙至晚乃回
十七日住湯村英夷出偽示安民 兩

夷人斬黑鬼二及奸民二以徇出示曉告禁淫掠僕
人至家載米及書并零物來

十八日住湯村余宅被掠弟歸

近地奸民知余宅無人斫後門入劫掠一空適弟歸
餘人遂走

十九日住湯村

邇日愈無聊賴一念子弟身處危地一念家口羈縻
江北未知此際余兄弟消息不時聞村人自城中來
云某處焚燒一空某姓劫畧殆盡屍骸狼籍童婦流
離有不堪言狀者觸耳所聞無非郡城惡耗竟不知
平定何時骨肉團聚何日恆不食而飽不倦而卧或
覓村人茶話求一刻開眉而流言之來千態萬狀令
人疑信皆驚計窮趨避回憶曩日太平無事優游里
巷真神仙不啻也

二十日住湯村

是晚有江北人至云揚州安堵遠懷稍慰又聞夷鬼紛紛上船捉人擔荷衣裝貨物當是分兵赴江甯也
二十一日住湯村夷鬼捉人

是日令人往省吾弟近日各村奸民劫畧愈甚近城人忿甚聚數百人南闡蘆墳口邀之盡付諸火或有男婦相隨知爲遷徙物也則釋之然劫掠之風究不能止夷鬼城內外捉人割辮充卒伍也余早辰往近村訪親故歸而倦甚僕人爲余設肉食觸念往日痛心下泣不能自已晚露坐御米林下伏矮几作書寄

江北

二十二日住湯村

令僕人往省吾弟余至馬灣看親故歸聞自城中來者云夷鬼令北門奸民并力搶掠所得衣物器用塞戶至不能出入亦不敢少離反畏侵奪也忽羣鬼至迭污其婦女比戶驚散隻身奔迸并其所固有者皆爲夷鬼所得烏乎民何愚鬼何黠也又聞焦山以下渡江者爲夷鬼所扼索洋錢眾辭無有釀錢兩貫畀之黑鬼怒逐一搜索得洋錢三十餘餅刃傷四人白夷至斥退黑鬼麾舟令返連日城中婦女遭淫掠者甚眾皆有姓名可考不忍言也又富室子弟遭割辨

直隸志書
掠去者二人他可知已僕人同得弟書云城南夷鬼
帳幄無踪城內者亦去大約屯聚北門外一帶江岸
船尙四五十隻又云黑鬼昨尙來宅中携數物去

二十三日住湯村

是日未刻余弟至申刻回江上夷船約三十餘夷鬼
早晚仍至四城門巡哨

二十四日余回宅

連日城內運家具出城者車轂擊人肩摩闐咽數十
里不絕西門外奸民縱火乘勢搶掠自橋下至巷
兩邊店鋪居宅火日夜不息盡成白地又隴中爲本

城及各路富商大賈百貨屯聚之地被東村及丹陽并江南北洲民搶掠銀錢貨物不可紀極奸民每來男婦約數百人一隊日夜不絕路人莫敢誰何凡五六日搬運一空

二十五日夷鬼焚東城門

夷鬼雖四門巡哨然不復淫掠矣午刻縱火焚東門遂至丹徒鎮是時去城稍近最殷實者惟丹徒鎮危如累卵矣賴地保陸祥倡捐輸聚鄉勇三百人保守其地且爲平糶以資貧民有劫掠者則執而投諸水故匪徒不敢履其地至是有奸僧勾致夷鬼劫掠以

去陸誘而得之其所私之婦爲之乞命遂并致之死
旱甚又率百姓禁屠宰持香禱雨故其地雖偏近郡
城而百姓安居樂業雞犬不驚仍不改太平景象焉
夫以京口重地宸慮所關至切夷人小腆冒昧深
入一朝登岸殘破易於反掌遂至萬姓流離死者枕
路二百年來休養生息最稱繁富之區掃地并盡烏
乎陸祥一地保耳乃能捍衛地方如是哉宜乎遠近
樂道之也

二十六日夷船西上

駐江上者可四十隻

二十七日夷鬼掠奸民充卒伍

東城外奸民向西門外劫掠夷誘之登舟約三百人皆割辮飲之藥酒令聲啞取衣着之教之習械器皆化爲黑鬼矣客至言某大帥奔至某縣軍容復整所坐船旗幟儀衛尊嚴若神戰士雲屯戈甲森布無不望而生畏日薄暮有逃兵數十踵至或呼曰夷鬼至矣軍士爭脫號衣拋戈觀望某帥急令舟中滅燭去旗幟散儀衛自拋翎頂冠服着青衣草屨爲走計某令知之急趨舟中扣艙乞火面稟云逃兵也非夷鬼幸少安無躁猶張皇半晌乃定居民無不駭且笑者

此事客親見之

二十八日江北人至

夷船在江上者約二十隻江北人信來宅眷粗安

二十九日夷人出偽示

城內遍貼夷人偽示求木工泥水匠并索遺失馬鞍
凳

七月初一日夷人毀鐵塔夷船西上

甘露寺鐵塔崩自李衛公明代爲海風吹折重鑄已
數百年物矣至是夷鬼捉民思毀之掘深丈餘猶鐵
也不得其根柢乃去其頂毀其相輪而止是日江上

夷船大數皆西上駐江上者可十隻

初二日旱甚丹徒鎮禱雨

地保陸祥所爲也

初三日立秋

東南風彌月不息城內外時時火起田中土盡龜坼
苗將就槁而近村農人田卽近水者亦不灌溉日惟
相約往城中及西門外搶掠他物無論矣至一門一
屏皆負之而走往日西門外最稱繁富今彌望皆瓦
礫場矣

初四日夜有小警旗人野掠

奸民乘夜拆毀鄰屋初疑鎗礮聲潛出窺之見鄰屋已空諸所有惟壁立而已先是丹陽招駐防逃人無問男婦給口糧至是聞英夷不殺人稍稍復回漸欲入城恃眾掠村人焉

初五日旗人入城

先是英夷每見旗人即殺之至是不復過而問矣遂陸續入城營內男婦約數百人返其故居意謂可幸無事重食太倉之粟焉

初六日夷兵入城逐旗人

夷聞旗人復聚營中點兵百餘入營概行驅逐於是

旗人男婦數百纍纍而出復往就食丹陽是夜城東南鳴鑼集眾鈔截東鄉及丹陽劫貨人盡掩取之人聲鼎沸者良久

初七日申刻城東鳴鑼

恐東人報夜來之役集眾爲抵禦計也

初八日夷船駐江甯內河城閉

江甯屯兵數萬夷船直入內河若將攻擊者江甯諸門俱閉惟開二門出入薪米

初九日東南風息西風微動

時望雨甚切先是驕陽酷烈天無纖雲者近二旬是

日東南風止西風稍起天有微雲但未成雨無人不仰天額手以冀甘澤之降也

初十日小雨

早辰西北風漸至時有微雲午後雨至但苦不驟然
歛炎頓失几席間清潤有秋意而淅瀝之聲犁然有
當於心聽之不厭也不意申刻雨歇但未晴耳

十一日晴夷人出偽示

是日早辰尙有雨意傍午東南風復起天色大晴至
晚月出皎然夷人示云 南京議和不打將命欽差
大臣耆將軍伊中堂陳志剛顏崇禮來行若匪類卽

拿去北固山總兵官將他治罪但有牛羊豬雞鴨照舊貿易生意雞旦赴北固山下開市朝莫兩市百姓不用驚防總兵官叔得又云見錢交易公道價錢有另

一紙題有大英國官銜 欽命講和擡二格寫大意與此同但語多未解或傳寫字訛故不錄自此夷人巡哨路人趨避每搖手止之

十二日雨夷人買米

夜四更雨作迨曉少止復雨是日約得雨三四寸無

不霑足矣夷人出南門買米數斗先畀洋錢一送至北固山復畀洋錢

二意在示無侵擾也

十三日雨

由四更雨至早辰止約三寸餘夜二更城內東觀巷
火焚死兄弟二人皆巷中有名劫畧之首惡也

十四日大雨

由五更至辰刻暴雨如注約五六寸旋即晴霽

十五日晴夷人索丹陽饋禮

聞夷船自金陵退回者甚多想和議已成也夷人飛
書至丹陽云京口羊牛菜果告匱須仰食於丹陽限
一日送至遲則統兵自取之

此係一生命張某自向
丹陽假夷人命脅取諸

物丹陽人親行
饋送張遂潛匿

十六日侵晨雨旋即晴

五更時夷鬼數十登京峴山瞭望丹陽人饋禮侵早
丹陽人至四人冠帶乘輿押禮牛二十頭羊雞鴨菜
果稱是連日各村人及乞丐拆毀西門外房舍以及
殘缺什器排列南門運河邊賣之人眾喧闐自朝至
暮如五都之市矣

十七日大雨

五更至曉約四五寸

十八日晴

連雨霑足溝渠盡溢秋成可必民有更生之望矣

十九日晴

城南集眾邀村人掠取之物焚之運河邊蘆花橋火
終日不息

二十日晴

時到處訛言北來大兵數萬 朝廷起林則徐 賜
上劍總制四省兵已渡淮且至揚州矣又云某將軍
統兵數萬皆白衣搖櫓潛伏圖山左側俟上游兵集
首尾具舉四面蹙之將使夷人片帆隻槳無存以雪
此恥以伸中國之氣也城內外居民恐大兵蹂躪皇
皇然復思遷避者甚眾余謂雖無此事不可無此談
真蘇子美下酒物也

二十一日平糶米船至南門

揚州包姓捐金若干令人饋禮夷船乞通平糶米船至是船至西門南門設兩廠平糶又置樁數十百具令人城內外收埋骸骨第米船雖至因循不開者數日

二十二日大港百姓饋牛羊夷船夷人疫

各村鎮居民饋牛羊者紛紛不可勝紀每以洋錢犒之夷人多病死者甚眾或曰行疫也

二十三日夷人賣衣

所掠之衣列肆北門外賣有買之者其價甚廉但祇

受洋錢也

二十四日夷人出偽示

白夷率紅黑鬼子二十餘人巡哨其示云

大英欽命鎮守北固山總兵官叔得爲鎮江見今受
苦害矣以後叫生意之人各安守分照舊鋪戶開張
貿易分付更夫看守以防匪類若有黑兵來到此處
卽送山治罪街道磚石太多或領耆鄉老上北固山
會總兵官特諭

是日午後有白夷醉倒南門外居民向北固山告之
得洋錢若干旋令七八夷人出南門命居民昇去與

洋錢一小者四

二十五日平糶米開市

是日平糶開市每升二十二文僅一時許遂罷空手返者紛紛矣是時外來客米市價每升亦不過二十七八文局中閉門坐食者幾三十人

二十六日大雨

三更後暴雨四五寸

二十七日江甯和議成

伊公設餞夷人有退船之信矣

二十八日夷船稍退

由金陵下者十餘隻退至圖山

二十九日郡守出示安民

示畧云奉督憲來文英夷和好不復交兵諭逃民入城且禁搶掠

三十日午後驟雨交申止

連日各鄉逃民入城者車聲不絕

八月初一日夷人張僞示

其示懸敘破郡城往江甯伊中堂講和之事且云不及安民將所饋之銀撥一百五十萬俾伊中堂令其撫卹京口之民復安生業其戈船自七月廿五日啟

行大約儘是月初十日可以退清并令百姓往圖山
買烟其價甚廉無自誤云云

初二日大雨

夷人賣衣有以銅洋錢欺之者鞭撻無數或曰斷其
腕而釋之謂其無良心也烏乎夷人掠人之衣而賣
之爲有良心乎

初三日夷人四門繪圖

四城內外及山川險要盡入其粉本中矣

初四日夷人至丹徒鎮

繪圖也

初五日夷船稍退

聞夷船漸次退出江上猶駐十數船夷人與居民稍相安無復有淫掠之事矣

初六日雨

小雨竟日涼甚

初七日仍雨夷人磔黑鬼

黑鬼攫路人金刃傷其手白夷見之麾之去支解之還其人金復以洋錢三十餅賂之其法令可想已

初八日晴郡守邑宰召吏胥

奸民搶掠者往往潛逃民心稍定南門城內外百貨

俱集皆小民負販列坐市肆空屋中而已西門外荒涼如故也

初九日地方官爲夷人餞行

初十日

十一日委員入城查勘市井房舍

十二日邑宰至館於南門外

十三日邑宰入城閱視

先令地保諭市肆居民設香案迎接

十四日英夷通事來

十五日郡城官赴北固山

兵備道周參將 海防 邑宰錢會英夷總兵官叔
得於北固山坐甫定叔得問孰爲統兵者指坐中告
曰某參府也曰統兵幾何曰八百人叔得指旁一侍
立白夷曰彼亦統兵八百酌酒一巡而罷遂將預備
倉交邑宰加封令守倉黑鬼六撤回

十六日

十七日巳刻白夷來謁謝申刻白夷控邑宰奸民搶掠
白夷官長一統九騎至南門遍詣各官館舍申刻白
夷之子爲縣役錢某攫其銀釧首飾告諸邑宰邑宰
捕其父兄送北固山白夷却之索正犯喧言不得正

犯則開礮轟北門居民驚擾至有徙去者

十八日邑宰詣北固山夷人開船

夷人鼓樂登舟蓋去者半矣

十九日邑宰詣北固山

二十日北門外夷人登舟駐江上

二十一日夷船駐江上郡守至

二十二日夷船駐江上

二十三日夷船駐江上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廿六日

二十六日夷船漸退

夷船日逐退去至是焦山下可見者三隻

二十七日夷船發大礮

是日午刻江上夷船連發大礮十餘城中訛言驟起
或曰有夷船二隻閣淺灘發礮以求脫也次日詢諸
江上人知有江甯退下大舟連發沖天大礮以逐其
舟耳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

九月初一日夷船退畢

此壬寅避地所記中間亦有傳聞未詳者蓋提督齊
十四奔金陵壬子七月二十六日伏枕書

草間日記終

草間日記

尾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111

右鄉先輩朱月樵所記也月樵名士雲邑諸生詩學昌
黎子瞻尤善排偶中年工醫著有醫說未成亦間說經
與柳賓叙翼南昆仲張猗谷趙君舉相友善邑志載其
事入文苑傳其族子子梅刻其遺詩名蠹餘集以板片
及其雜著各草稿存君舉子森甫處是記在焉兒子慶
年著京口兵事通紀於壬寅戰事搜採鄉故人之乃得
是稿其於官民擾攘之狀言之備矣余讀之太息治防
一乖非獨外患乘之也賊鄉之蜚賊皆緣之亟起恣其
凶狡而井邑爲之燼此非吾鄉之永鑿歟歲除無事爰
錄淨本越五日而畢云光緒壬辰正月五日丹徒陳懋

從軍紀

史

長洲朱孔彰
署檢

陶氏棊本
戊申十月丹徒

從軍紀事

吳興卞乃諷小雅甫

咸豐三年六月初二日諷偕湖州徵士姚正父

承輿過

鎮江以五弟乃諷在鄧軍門大營辦文案順道往訪遂

謁軍門卽奉留營差委是月初九日奉檄會同鄧

都司名紹英軍門之弟管帶鎮勇仍命隨營辦事時軍門銳意

攻城而不修守備諷謂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攻

請飭各營深溝高壘加緊防守不從十三日逆匪果傾

巢撲營我軍潰散鄧軍門退保丹陽蓋諷奉委帶勇僅

五日也是時鎮江僅留潮勇五百名係劉觀察廷鏞所

帶尙能力扼不退。詭請鄧軍門招集潰卒進紮丹徒軍門以無帳房軍械爲詞。一面爲飛杏。制軍趕撥帳房軍械。聞丹徒公局及水營尙存有帳房。派弁往提。無一人應者。詭請持大令銳身前往。隨行者僅鎮江兵二名。兩僕不能從焉。十六日申刻抵丹徒局。提撥帳房八十餘頂。時水營已退。大港局董留宿一宵。俟明往大港半夜睡醒。忽聞鎗礮聲響。人馬鼎沸。急起出視。則逆匪已至丹徒。遂策馬奔越河。同望徒鎮火光燭天。潮勇亦退丹陽矣。是日丹徒焚掠一空。

後數日 和帥帶兵來辛豐。詭與舍弟往謁奉委辦發

審舍弟委辦驗傷八月初間忽接 向帥檄以鄧都司
會詭銜名請領鎮勇口糧查得勇已潰散何尙請領口
糧三千餘金顯係捏冒著撤委聽候查辦 和帥以鄧
都司在金陵具稟詭在鎮營並不預聞飭卽明白稟復
稟上留中未奉批示

十月朔鎮江陳太守

在文

延辦刑錢事件十二月陳太

守卸篆詭脫館游江北無所遇仍回鎮江已臘杪矣

先是十月杪 和帥調赴廬州 余帥接辦軍務

四年元旦 余帥命營務處鄭協戎

鬼士

韓游戎

世禧

邀詭代擬文檄稿上頗蒙稱賞遂奉檄委總辦文案因

上剿撫並用之策設法招撫脅從解散不少八月初六日招撫偽總制謝錫九胡心田等一百餘名咨請向帥奏准留營隨剿取名忠義勇以誦購線招來爲該勇所信服委誦兼管時管帶難得其人誦薦湖南九溪營千總田宗揚可用卽委管帶田屢著戰功見升參將時有僞將軍湯培南者先遣其僞協理李文有來營上書投誠余帥命誦與之約誓仍遣李文有回越數日誦帶隨了二人往西門外與李文有等會議八月初六日辰刻湯培南先送其眷屬爲質約於是夜三更由金山放船至東馬頭詎湯培南入城領軍火逆首吳如哮覺

其謀卽將湯培南鎖禁拷問李文有遂借謝錫九等乘舟望下游進發未二更抵東馬頭湯培南備受極刑供扳吳如哮之親信僞官數人均被賊凌遲分屍湯培南本姓易年二十六歲湖南人被擄污僞職力求反正雖事泄遭害亦義士也

嗣後脅從望風來歸又購遞送僞文細作如金陵鎮江逆首有僞文來往者均令先送營中閱看給以重賞由是賊中一動一靜纖悉畢知我軍先事預備每戰必捷九月廿五日金陵大股賊匪下援鎮江先是僞丞相唐省三送僞文來閱卽密咨向帥派兵會剿金陵一軍

截其後鎮江一軍擊其前是役也我軍於高資前後夾
剿援逆三千餘人殲洗殆盡捷聞 余帥奉 旨開
復前議處分誨亦蒙 恩賞戴藍翎

五年二月初八日鎮逆分竄高資紮營距守欲應金陵
下援之賊 余帥督兵進剿相持旬日不下誨請 余
帥回京峴攻城則賊必夜棄高資回守鎮城俟賊半退
伏兵截之必可獲勝十七日 余帥回旆攻城是夜賊
果焚壘自遁 余帥在高資未回留守京峴之軍不及
一千十八日黎明鎮逆傾巢撲我營誨矯令調隊三路
截擊賊眾我寡勢甚危險誨與諸鎮將誓死督戰親冒

矢石幸賴將士用命以少勝多迨 余帥回營已獲勝
矣

先是吳如哮遣人赴金陵乞援 余帥與 向帥往返

函商擬假楊逆僞文云某日援兵來鎮令吳逆赴高資

接應一面密派 張協戎 國樑 捷勇與田守戎出義勇

扮作紅巾佯爲援鎮江者俟鎮逆來援出其不意擊之

賊必自亂伏兵齊出兩面夾剿此調虎離山之計部署

已定捷勇出義勇踞高資以上之橋頭屯紮江鎮兵勇

分路埋伏此初七夜間事也不意某副將誤云此次送

僞文之細作事已破露爲賊所殺請各班師初八日辰

刻 余帥帶師回營謔謂賊不出者必往約瓜賊來到
倘北岸有賊船來渡賊卽出矣請少待某副將謂事已
破賊必不出謔力爭不從是日申刻探報瓜洲有賊船
過江鎮城亦出賊二千由江過到高資而我兵已撤再
往則賊已乘夜築營矣

五年三月 吉中丞以幫辦軍務來鎮督師帶上海得
勝兵勇萬餘名分紮西路九華山一帶 余帥仍駐東
路京峴山時城中逃出難民 吉中丞委員訊問或會
受僞職或曾隨賊打仗無不處斬由是脅從裹足細作
遞受僞文者亦無復送營矣

五年十二月廿三黎明接 向帥飛檄以上游大股賊
匪屯踞石埠橋一帶意在竄併鎮江調 余帥督帶一
軍由龍潭東陽迎頭攔剿卽於巳刻拔隊起行文員惟
諷隨往是夜四鼓抵龍潭屯紮廿四日 余帥往東陽
會商 德鎮軍 安 約於廿五日分作兩路進兵次日

余帥督隊先行命諷隨帶小隊紮栖霞山爲後路援應
栖霞距龍潭二十里 忽粵兵潮勇先潰諷以 余帥在陣方揮令

小隊前進而粵兵潮勇紛紛奔潰小隊亦潰賊眾跟踪
追來諷幾爲賊追及飛騎越山從者僅二人至東陽遇
余帥與田都司 宗揚 諷自小路抄回合兵一處東陽防

兵亦出接應賊不敢逼我軍仍退紮龍潭申刻我軍方
募食忽傳言賊至潮勇潰散詭隨 余帥親往江邊將
潮勇截回仍扼龍潭戍刻探報賊由江邊下竄適秦副
將如虎帶兵二千至遂合同拔隊由大路抄出賊前攔
截遙望江邊烽火絡繹居民紛紛逃避行至下蜀街探
報賊見我軍由大路抄出賊仍退回是夜秦副將以病
回句容廿六日紮下蜀街廿七日仍拔隊赴龍潭廿八
日接 向帥檄飭回下蜀街相度地勢扼要紮營堵剿
廿九日抵下蜀街 余帥派田都司總理行營營務命
諷借田都司隨往沿江一帶相度地勢扼要紮營時值

歲除且居民聞警遷徙一空市無米販兵勇乏食派弁分赴各鄉糴米並飛檄句容縣及高資司趕僱民夫挖築營壘至六年正月二日始僱集民夫數百名餘無應者星夜督飭民夫並挑兵勇之能工作者協力築壘初四日營壘甫就尙未挖濠初五日賊眾麇至幸我軍先於要隘埋伏地雷賊至地雷突發斃匪無數賊仍退回次日賊至亦如之初七夜賊於王家大村等處步步爲營詭與田都司稟商 余帥請乘賊匪築營未定先往擊之傳令五鼓蓐食黎明出隊初八日我軍奮力進攻連破賊營四座斬馘千計初九日賊眾愈來愈多約有

二萬時我軍僅二千餘名一面飛檄請援一面堅壁扼守初十一兩日賊匪屢來沖撲均被我軍擊退十二日賊眾大至余帥督隊五成截剿賊眾我寡屢擊不退余帥兩次添調二成接應忽賊匪另股抄我官軍之後三路圍營時大營兵勇四百八十名調出九成僅留一成守營譚與田都司分守前後營左手執令右手持刀親督兵勇夫役悉數登陴有退縮者立斬以徇兵勇夫役不足書識鄧宏先等親開大礮相持時許連斃賊渠數名餘賊稍却適余帥亦分兵回救營盤我軍喊吶出擊賊眾敗回江甯鎮江次第派兵來援我軍連

日接仗均有斬擒該逆以我軍沿江扼守不能竄越窺竄東西榭一帶以爲聲東擊西之計幸 余帥先派員弁帶兵會同鄉團分扼堵截賊不能進時詭兼辦文案發審驗傷並隨同出隊守營兩旬以來無片刻休息因

請 余帥檄調蔣縣丞

永齡

來辦發審驗傷廿一日

鄧軍門亦督師來援次日接 吉中丞來咨以賊匪下竄尙可緩圖內犯尤爲可慮切勿專顧下竄不顧內犯並以江鎮各軍統歸 鄧軍門調遣詭謂此股賊匪專爲鎮江之賊勢窮糧盡是以合夥下竄以援鎮江非內犯也其屢次窺竄東西榭等處似欲內犯句容者無非

聲東擊西欲我沿江營壘移動則賊乘間竄併鎮江賊之長技專恃長江之險若離長江而犯內地則我軍可以合圍賊必不出此前年賊得揚州而仍棄者此其明驗爲今之計惟有分兵扼守內險重兵堵截江邊使上下游之賊不能合併鎮江下蜀之軍各自爲守俟賊糧盡擊之必敗若撤沿江之守而爲內地之防則賊竄鎮江必先沖揚州其勢將猖獗不可復制往返函商不聽二月初旬探報鎮城賊糧垂盡有敢死賊黨數百人各裹乾糧竄至高資柴圩時劉觀察存厚帶兵堵高資而下蜀江邊五營已撤其四誠恐上下賊匪合併一面飛

檄劉觀察分兵扼紅旗橋一面請 鄧軍門撥兵扼下
蜀江邊均不從初九日賊乘夜由江邊偷竄 余帥派
田都司帶兵堵截屢請 鄧軍門添兵接應 鄧軍門
謂如堵住江邊則賊必內犯與其內犯不如下竄卒不
發兵十二夜高資之賊竄至橋頭下蜀之賊拚死下竄
時田都司兵勇僅四百名且扼守三晝夜無一援兵腹
背受敵只得且戰且退於是上下游賊匪遂合併矣
時高資之香山口爲入句容丹陽之要隘無兵扼守
余帥遂督帶兵勇二千名於十三夜拔隊由小路抄出
賊前至香山口屯紮詭隨大隊行馬驚墜山谷中絕而

復蘇

向帥旋以 鄧軍門偏執已見調度乖方飛檄撤回

奏參拔去花翎交部議處派

張鎮軍

國標

接統各軍

余帥仍紮香山口

先是下蜀賊眾我寡

蔡副將

應龍

忽欲移營湯水云

奉 向帥大令湯水距下蜀廿餘里時並無賊至詭疑

之力請 余帥留之一面飛檄請示 向帥咨後云本

大臣並無檄調亦無派差官持令調往湯水之事究係

何人假傳大令飭卽查辦蔡遂留紮六里街後亦未查

辦

二月下旬賊漸逼六里街紮營適調六合頭起勇至遂
星夜紮營六里街前面山上與賊僅隔一山言語相聞
營成而六合勇不肯移紮時已成刻矣不得已先請

余帥每營抽調廿名前住守夜譚與田都司分前後夜
輪流督守時營中未支帳房席地露坐次日六合勇始
移營

二月廿九三月初二等日下蜀高資等處賊壘次第踏
毀南岸一律肅清 余帥與 虎鎮軍 嵩林 布置高資

及沿江一帶善後事宜三月十七日班師回京峴山

四月江北各營潰散賊復竄揚州廿四日賊眾竄撲高

資 吉中丞督兵截剿屢戰不利廿八日探報 吉中

丞在高資 虎鎮軍營內被圍是夜詭隨 余帥帶兵

往九華山赴援五鼓 余帥督兵援高資 虎鎮軍等

亦潰圍出合兵回九華山 吉中丞與綳都統潤劉觀

察存厚已先後陣亡矣高資六營皆失守

廿九日 余帥在九華山與 虎鎮軍慶副將文查泉

司文經會商防剿事宜飛傳各將領至者寥寥是夜九

華各營夜潰者十之四五

五月初一日賊眾圍撲九華山各營兵勇不戰自潰迨

賊至前營時文武員弁在營者惟 余帥及詭暨 余

帥隨丁書識六人誦隨丁五人共十三人 余帥欲以
身殉揮誦先行誦謂 余帥本守京峴山非守九華山
今九華一帶三十餘營業已紛紛潰散徒以身殉無益
況京峴無主京峴再失東南大局去矣乃從後營出甫
越弔橋賊已至後營矣賊追至 余帥督隨丁力戰

余帥受矛傷誦馬中鎗倒地隨丁卞書芝受以他騎得
脫去書識江甯童生郭象誦隨丁揚州人王有章皆陣

亡

是時賊匪正分撲京峴潮勇撫祿勇先潰撫祿勇營已
爲賊據所存者京峴山四營東馬頭三營而已兵勇其

三千人諷隨 余帥由九里廟過河力督各將領死戰
田都司周都司 翔安 等帶領忠義勇三勝勇將撫祿營
奪回賊敗退

初二日賊眾竄踞丁卯橋都天廟一帶三面圍過某副
將云請於東馬頭江邊封雇船隻如不能守則由水路
進小河口退保常州 余帥以問諷諷謂若先封船爲
退步則人無固志賊至即退船少兵勇不能盡登賊匪
乘之必自相擁擠兵法所謂置之生地而後死者此也
惟後無退步則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賊至可戰賊圍可
守兵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此也 余帥從之乃

下令有退者逃者許各該管官立斬以徇無庸請令某
勇有一人逃走立追斬之由是兵勇皆死守無敢潰者
初三四日賊在猪婆灘南岸步步爲營直逼丹徒賊晝
夜沖撲數次各營皆堅壁固守初五日賊大礮子轟入
大營時方午礮子落詭帳房前數步入地二尺許厨
夫某亡去不知所往初六日申刻探報張鎮軍前隊已
抵丹徒初七日合兵進擊我軍獲勝賊旋焚壘自遁

四川周協戎

兆熊

統帶四川兵銳勇在西路破崗子紮

營三座九華各營潰散賊匪四面合圍周協戎激勵諸
軍誓死固守初三夜銳勇先潰賊攻益急周竭力抵禦

死傷甚眾初四夜賊掘地道環攻營幾破賊勸周降周先以火藥筒布滿帳中令各將備嚴裝以待誘賊入周立火藥筒中舉火自焚火藥猛發斃賊無算餘逆稍却守備王瑞圖周天培等遂得乘勢率兵沖出

余帥奉 旨簡放雲南鶴麗鎮未三日復奉幫辦軍務之 命時營務處事務較煩諷奉 余帥檄委兼辦營務蓋晝夜不得眠者幾一月餘

十九日 向帥退保丹陽賊旋據句容溧水

六月初九日 向帥病故 怡制軍兼署 欽差大

臣關防時奉 旨飭保踏毀下蜀街等處及扼守京

峴出力人員誦兩次先後奉 余帥咨保直隸州升用
兼 賞換花翎均未具 奏

營務處某參將與各營積不相能事事掣肘誦雖設法
調停極力維持然無復從前之和衷共濟矣

十一月誦以積勞成疾兩次具稟乞退均未准

十二月杪有廣東人刑部候補郎中盧應翔來營投効
並捐資投効洋鎗洋藥 余帥准留營襄辦營務七年

正月 和帥以盧某係曾經革職人員雖經 向二帥

奏保開復並賞戴花翎而此等劣員余某濫收奏請將

盧某革職並將 余帥撤去幫辦軍務是年閏五月廿

八日奉到部文旋以溧句收復 張副帥移師會剿奉

和帥咨文 余帥交卸後聽候調遣詭亦裁撤

余帥剿撫並用七年二三月以來脅從來歸者聞無虛日粵逆專恃兩湖人打仗經 余帥開誠招撫雖兩湖人曾受僞職者亦紛紛臨陣避歸由是脅從心渙首逆勢孤官軍迭次進攻賊恐其黨羽臨陣來歸不敢出戰大有釜底抽薪之效五月初四日 何制軍來營觀軍容極以剿撫並用爲是飭嗣後脅從來歸者另立二起忠義勇由糧臺照發行糧投誠者益眾功在垂成未竟厥施遽爾交卸惜哉

從軍紀事終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卞小雅京口從軍圖序

越水有真國士潤州是古戰場變起苗民禍延草野干
城遣將十八路諸侯來幕府留賓五百里賢人聚鴻文
工露布封侯之筆不投雉堞燦星羅入畫之圖堪寫分
野值斗牛之宿劍氣俱寒書生從戎馬而來詩懷益壯
則有吳興宦族忠貞後人號有取夫肄三行適同乎郭

四門施五馬之榮文望則老蘇久重尊公雅堂光祿傳書甚多家擅

六龍之譽戎行則小宋親偕請令弟子雅青錢曾中選鄧家

咸豐癸丑六月鄧軍門委和軍門接白壁亦見珍和氏辦委發審

帶鎮勇五日大軍退丹陽撤軍門咨向帥代白留中郡齋下榻暫寄陳蕃十月朔陳

太守在文延辦刑錢事
惟幄運籌又從余靖十月杪和帥調廬余

帥駐京峴甲寅元旦命鄭協戎魁士韓
游戎世禧邀擬文檄見賞委辦文案
魚水結三生之

契麟臺期百世之名當夫勦撫之策初陳忠義之軍旋

立上策設法購線招偽總制謝錫九高資夾擊大帥再

行前則賊軍全墨野橫白骨以如麻購緝作知賊情九月二十五日金陵

大股來援閱偽丞相唐省三文先
期咨向帥夾攻賊三千餘盡殲
後則閒諜偶訛兵扮

赤眉而未果乙卯二月七日知鎮賊吳如哮乞援擬假

遲出或謂細作敗露力爭不從
班師後瓜賊至果出築營高資
此時本根之重地各虛

猝而先攻者爲上策禍福之蒼天難測恃而無備者有

危機乃賊乘我而我有守臣平叔從便宜行事留京峴軍不一

千十八賊傾巢撲營矯令出
隊以少勝多余帥同已捷
我擊賊而賊無固志張官

以歸保燒屯

十七請余帥攻城賊焚
壘退守伏兵截之獲勝

左右有不羈之士

冬春成連捷之功迨夫上游堵賊下蜀屯兵

十二月二十三日

賊屯石羊橋下援向帥檄由龍潭東陽攔勦二十
六紫下蜀二十七進龍潭二十八仍檄回下蜀
楚師

以陳沈而搖心

二十五帶小隊紫栖霞余帥先行
以粵兵潮勇潰督隊接應亦潰

楊帥

會陸胡爲犄角

赴東陽德鎮軍安營路遇余帥及田都
司宗揚合兵紫龍潭戍刻秦副將如虎

帶兵至會抄

伏地雷於深谷草旣火而又生

丙辰正月五日營未

定伏地雷要隘賊膺至

踏天塹之連雲蔓難圖而不盡

傷無數明日又如之

初七日與田都司請乘賊於王家
大村等處立營未定擊之破四座

此時彼眾我寡迎敵

者人欲當千

賊二萬官軍二千初十一賊
來撲擊退十二大至出隊九成

外實內虛

來攻者圍將合四

賊忽抄出軍後三面圍營

乃韓愈胸羅廿八宿方

以文檄著辛勤

時兩旬無片刻休息

班超身率卅餘人更於武功

親甲仗

留營數十人與田都司前後守夫役不足書議鄧宏先親開大礮相持片刻斃賊渠數名余帥

分兵同救

雖勝算稍牽於內犯

二十一鄧軍門來援二

夾擊賊之賊屯東西謝恐內犯句容江邊五營拔四爭以賊而奇不出此不從二月初賊糧垂盡敢死賊遂得沖併

勦卒助以全收

香山爲入句容丹陽要隘十三夜余帥抄賊前守之張鎮軍繼鄧軍門統轄二

月二十九三月初

至於虎臣受困吉甫全忠劉孝標生

三會鄒南岸肅清

乙卯三月吉中丞紮九華丙辰四月二十八在

不逢辰

高資虎鎮軍嵩林營被圍與柵都統澗劉觀察

存厚同

時陣亡

周遇吉死猶殺賊四川周協戎兆熊屯破崗子力守四日誘逆首數人入營

伏火藥白

焚同死 扼七省咽喉之要關係匪輕悲二陵風雨之

來四月廣陵各營潰五厦支不易此時解不利於西南

寄奴泉孫恩又逼九華三十餘營皆潰坤未喪夫東北睢陽廟民

障誰擎潮勇潰撫祿勇營爲賊據田都司周乃白石守

仙芝上嗣業報朝之議余帥欲殉九華以徒死無益黃

泉勵臣節從淮陰背水之謀時有欲封船備退保常州

爭之六報張鎮軍至初七合擊獲勝旋焚壘遁孤軍作萬里

長城從事建一時大計其閒險阻備嘗艱難不避如癸

獨身至丹徒局調帳房幾陷賊下蜀之役於文員中獨

請隨行又沿江相度地勢並催米督夫逼賊前紫六合

營未定代露坐夜守京峴之圍礮落帳前入地三尺丙

一人嘗兼數事下蜀統辦文案發再死而無二心追逃

亡癸亥請鄧軍門招集潰卒乙冬刃退意下蜀守營斬登陣退縮者

總文案和偏裨營務有意見不馬墜羊腸學士幾乎跌

碎丙辰二月十三夜隨大隊小路兔罹虎口從人竟為

賊生龍潭之潰幾為追及九華之役方出後營馬中鎗

象詭皆而尤握要者計出萬全降招李憲甲寅八月六日偽將軍湯

領火藥敗事供攀逆首親信數人同凌遲死義士也功

看疊著將薦田單余帥以購線故謂為忠義勇所信服

戎一函射陶侃之書脅從體解屢檄城中難民單騎跨汾陽

之馬爪士歸心帶隨丁二人往西此大事咨之向寵忠義

帥勇經向見賞於淑行能臣知音遇有何蒙何中丞屬立

帥奏立二起忠義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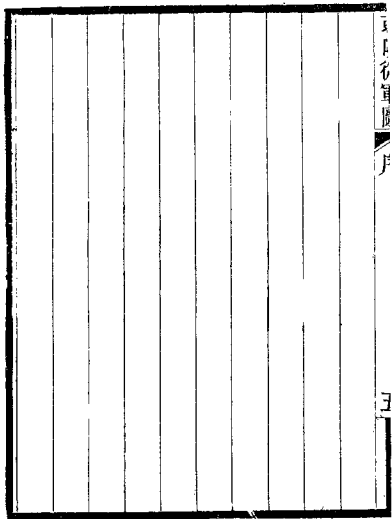
欲收入兵糧要類也義片言心契半載神交傳信不敢
傳疑所聞一如所見合諸輿頌參以管窺謂夫窮經作
賦志士有所不爲射策從戎丈夫合當如是振大筆而
軍掃五千吐長虹而氣吞八九方將樹平蠻之略淨滌
西津草倚馬之文飛傳南國城不血刃而受降人盡膚
功之克奏奈何壯志欲伸初心難副羽毛豐美雖邀一
命之榮甲秋之捷肝膽忠誠未達九重之聽乙卯六月
賞戴花翎怡制軍署欽憲關防余帥疊以踏毀下蜀扼守
京峴先後咨保直隸州升用並賞換花翎均未具奏兵
辭北府燕領竟教讓人家近西湖驢背猶思殺賊然而
作事惟期克濟酬恩不一其途但使捷書早報同

心何必同謀果於 國計有關作宰仍如作將所望自
新新民功懋懋賞誠求保赤子拔抑塞磊落之奇才往
來無白丁增宗族交遊之光寵此日軍門紀績欲與徵
名士之詩他年德政呈圖更爲作賢臣之頌歲次強圉
大荒落初秋古潤周伯義拜序

陸晚卿札附

子如仁兄大人如晤頃小翁來從軍紀事四章懇
兄代撰駢體序一則務於今晚撰就明大早弟仍
在營候駕同赴丹徒因小翁不日啟行也前懇一
節回信已收到此候文安惟照不一愚弟陸蘭芬

頓首六月十七日



右從軍紀其一卷歸安卞小雅所撰也小雅於咸豐九

年署婁縣知縣五月十三日城破殉難年四十有二事

聞

子雲騎尉世職祀昭忠祠

咸豐戊午以來潮人抱節死者大吏惟徐

君青中丞州縣惟君見陸存齋儀廟堂集記卞小雅遺事篇

咸豐三年六月小雅至

鎮江留襄戎事者五年運籌謀戰頗著效績是書所記

皆其事也邑人周子如曾鈔一本編入焦東閣叢書世

無知者卽陸存齋記卞小雅遺事亦不知其有是書也

兒子慶年著京口兵紀今年正月十二日至東馬頭詣

子如訪書九月十日再訪之觀其藏書乃得斯種假以

歸余先讀一過中敘吉公殉難事前後戰狀甚備其時

名錄卷之三
賊已循運河東犯室人護持吾妹東避於石橋頭旋聞
賊爲大軍所遮不得東乃復返石城時余以濡滯儀徵
聲訊隔越不知此時軍問何似今讀此書乃悉其狀味
之彌永矣爰亟傳錄於今日始畢子如復有小雅京口
從軍圖敘附載書後亦並存焉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
日懋恆